

太
鶴
集
(三)

括蒼叢書第一集之九



線

846.6

6764

37

v. 3

齊

魏

集



民國三十七年
四月十四日

太鶴集卷八

太鶴山人陳中州著

序跋

南岡北征序

予十五六嘗偕南岡受易於仲父甘肅先生癡騃無知點畫微能句讀俗說率資取焉既而仲父斷西涼軍予與南岡十走場屋不偶淪落二十年戊子予北貢意南岡奮達大作願困頓如今丙申以貢北征乞校職別予予唯南岡謙抑溫暢是非可否棧幅明厲讀天下書談當世務議論平實可敬信嘗憶與南岡共學時見南岡每飯右手執筆書簿在左手一哺一誦所過書率體認真切恥於肯輩口一經餌科第營

國家圖書館



003052382

營溫飽者年踰五十，居家手不釋卷，深夜明燭作蠅頭字，其精敏好學多類此。悲夫！遇不遇命也。出處早暮，勢位崇卑，命也。顏回原憲老於饑餓，昌黎力薦浩然而宣宗誓不敘用，太公在周，買臣在漢，管仲以囚進，衛青以奴奮，古之雄人偉士，或無集而卒於散落，或竟成而收功垂譽，皆天也。豈特南岡哉？予與南岡義兼親友，南岡之母爲予女伯，其內子爲予女兄，予妻則南岡之妹，予子婦則南岡之甥，南岡之子之婦則予兄之子，貞辭不諱，親嫌辭非貞也。雖然，使南岡有命，早年科第，位極將相，夫奚加？即不幸終身布衣，顛離泯泯，抑亦奚損？速今官者敦母命耳。南岡母年八十五，其先人舊田廬，滸瀧餘地，非爲貧也。太鶴山

人陳中州書

簷霰集序

詩不難於腴而難於淡不難於精而難於粗不難於巧而難於拙予讀簷霰集而感之深也簷霰淡而不枯粗而不俗拙而不野出口如習極不經意蓋其樸略高潔積中肆外吾不敢知此老學饒於科第而命有所不集官周於聲祿而志有所不屑判永僅一年置官而歸家頽簷不易破裘不緝妻子不免飢寒顧嘻嘻自肯嘯歌爲日不嗜酒青菜白粥誓諸終身苦心於詩一字片辭之構往往墮淚予嘗雪夜過之住予熾炭作粥燭跋四五見聯膝索句幾旦予憊神委榻此老揚晴斫案雄哦不少鼓欠每春明秋冽攜予

凌山盤海遇幽泉佳樹輒班石移時忘歸年踰耳順
老病伏牀語及作詩張目視予猶有沈船破釜之氣
死十年後其亞子城南門人葉知命集其平日詩文
將付梓人簡帙重大不易舉予唯古人一字之工可
以百世敢擇其最如左梓人曰可矣嗚呼文焉已矣
其清白在兒孫懿淑在里閭政澤在永州予復何言

送東嘉王公子偉立遊太學序

情睽於別恆縈繼弗忍而愛生故告之重而期之周
愛者保之毋斃振之毋弛固也或曰王子甌人也或
曰非也夫非也吾將以天下告之也天下之勢積弊
畜垢侵鑠腠理夷之以漸則舒適而從罔覺驟之或
激促召逆而我不暢昔八使在漢安司馬在元祐君

予喟然蓋再造之力不可緩中振之力不可急之謂
昔先皇帝愆厥舊履以武毅憊天下而天下困今皇
帝承以聖神文武滌故蕩浮天日皎皎胡不在唐虞
三代之世經曰積則吉傳曰悠遠則博厚高明誰與
圖之又天下內氣在科道外氣在守令得之則壯固
失之則索是故科道槩於敢直守令槩於不貪昔諱
於直而誘於貪上怠下隨其何能淑今也朦膜退斂
中精熒熒君子嘯歌小人咨咨譬諸掃地糞溺旣除
而滓沫凝滯大道未公隱憂罔寧矣有告於予者曰
王子道遠而位近志大而勢不振也予唯子事於太
學爲天子門生近也子之君大夫在春官天下禮樂
自出其居也重其作也順子往侍焉以子事父易在

後天震翼乾而變化成勿惑也宜以天下告之也予見子於東嘉淨光山服子弗忘或謂子讀天下書作詩賦與晉魏西都諸人相望夫文物也子於何多故不及直以天下告之也

送呂先生典江西文衡序

類同則心同言同是故針非磁石不運鐘非豐山不鳴員珠非日不焚方諸非月不流傳說非高宗不繪呂望非文王不卜周公非孔子不夢語同類也類同則心同言同是故忠勇者其辭激純和者其辭裕畏慎者其辭式通明者其辭暢宏博者其辭肆幽曠者其辭遠以若辭而陳之若人之前則出之如綽入之如醉迎之而繪繹之而沛非其人而致之言則毛嫱

西子示治於烏鼠奔竄於千里矣古零先生湘衡之
英壬午天子以子爲江西文衡委之文藪以觀其智
先是己卯寧藩逆命再期不舉士積奇句包碩將大出
之曰夫子吾爲其皆夫子也夫子厚德明性道見其
大肆藝經藉唾睫爲文衷之旌也是故有夫子之心
然後有夫子之言無夫子之心而強爲夫子之言彼
自視之或他人視之則可自夫子視之續辭斷句之
閒游揚疏陋而其情的然是以江右兩部人才吾必
其皆夫子也故博學宏辭之選韓子詆爲優俳子由
切直之文深中司馬公忠愛之心心同言臭類如此
今天子宏唐虞之化進天下於大作陶侃之綜理靖
節之節槩子固永叔之文章二陸之道學文山之忠

義豈無續響於翼軫之外者乎吾保之於夫子之門也或曰惜乎夫子之居不大也青田藜棘薄土無異產君子曰僻黜深邈之山虎豹不蹲工匠不顧樵牧不及其風日霜露之積習恆多異產

蓮泉十感序

機激而動者也蓮泉之感機之也蓮泉之機可動也蓮泉舒君崇熙先壠在焉蓮泉先子亶庵以孝立家學琴於甌之鮑鮑死無歸殯焉心喪唯制買山墓焉崇石楣題曰琴師鮑公之墓墓在青田西緣溪二十里石溪也夫一藝之師也孝之緒而大之徵也悲夫過石溪者皆可以生心矣況蓮泉哉蓮泉之感其目有十曰鳴柯曰悲泉曰春雨曰秋聲曰啼鳥曰悲猿

曰愁雲曰陰雪曰黃落日青春哀慕豫中感於物而動者情也無所豫而激者否也矯情而名者恥也不動也終亦必亡矣嗚呼過蓮泉者時可以生心矣何止蓮泉哉故曰父不能私於其子君不能私於其臣朋友不能私於其所厚語機也蓮泉責予序之其蓮泉自咏與夫人之咏蓮泉者具如左嗚呼天下萬世皆可以生心矣

心統序

予嘗深秋登東溟山萬木脫落浮化真集據石取先天圖玩之迥然又嘗臥太邈山夜半海月墮壑樹石深黑中虎豹搏吼相寤撫牀閱邵子經世迥然又嘗入龍泉山與名士宴飲客去有童子進心統讀之迥

然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數至所以機也夫其不得已而然者也其要貞夫一者也或曰天地之前十二萬年九千六百年之後正儒者不必理會處語之則怪擬之則誕若是乎雪松子之弗忌之也髯白子曰吾與夫雪松子弗忌之也理有可以神取而不可以迹取物有可以我觀而不可以物觀是故無見者見見無不見者見無見夫日初出如車輪中天如盤歷家步算周經以千里計以歷家之日語人未有不怪之誕之者也

溫溪夜雨卷序

予友葉行可以春秋經取科第遊學安固諸友別之溫溪之上予弟汴夫溫作溪夜雨卷以別強予序且

告曰行可善文章毋玩辭以貽哂予懼夫難言也碎
心窮筆連月無得置之越去二三年汴夫間督予予
思過苦益弗辦嘉靖壬午予有風憊之疾枕褥纏緣
二三年繼以先君之艱淪沒衰朽不暇他念沈卷笥
篋乙酉予與行可赴秋試俱弗展歸檢笥尋故業得
卷惶汗久之告汴夫汴夫曰願終成之予唯辭章天
地之紀錄今之公卿名流垂紳深殿與天子王公相
出入自文章起人家產一兒數歲善句讀鄰里輒傳
異冀其長大富貴文章之餌俗如此哉世之評文有
二曰古文曰時文間架經傳倡爲論說與韓柳蘇黃
相頡頏謂之古文習四六駢麗以規科第謂之時文
予學時文九走場屋三十年蹀躞隸馬依然寒士予

學古文爲行可氏一卷十年不能措隻字嗚呼能不
能才也遇不遇時也盡不盡我也吾何倚於文章也
哉吾將反求之昔聖人作易以賁名卦卒賁於白傳
者謂其得志悲夫吾何倚於文章也哉吾將反求之
行可善時文古文遂書以復若夫夜雨之別朋友戀
戀之情予少時態今弗及

字學要類序

予好讀爾雅恨其約而不周及閱字林字統蒼雅廣
雅說文玉篇諸書周矣愧汗漫難盡用糾諸篇根搜
蔓掇以義集字以字爲類近而常用者不錄泛而不
切者不錄古文籀文不錄字不成體不錄考究不精
不錄書成計若干言經史之暇騁心遊目以資玩適

至於精熟則下筆之際迎意而注字與事會無扞格
窘掣之患此要類所以作也或曰辭達而已烏用是
叢艱索奇爲哉予唯文章至於六經極矣雖曰明白
簡易而無僻詭之文至於闡幽辨物未免策一字之
奧以鉤槩不窮之意如易言重坎則密之詩言深淵
則澶之書言塞阱則斂之禮言析瓜則副之左氏言
則之其經文之旨多類此蓋字由義軫句以
字章固不可作意難之使老生矍愕無地亦豈可作
意易之與黃口小兒塗抹於之無之場而後可以爲
文哉此要類之所以作也

易齋稿序

予聞之先長老先生弱冠嘗侍其迺翁郁離子入朝

太祖皇帝以鎮重稱之未幾帝命襲爵固讓帝高其節優禮日甚未幾拜閣門使蓋使之日夕左右以示尊寵也未幾拜宣府長史并勅提調肅遼燕趙慶寧六王府事蓋先生之梗概素抱帝授以愛子重託密任帝之意深哉未幾太宗皇帝入承大統先生以疾歸帝欲官之先生辭帝以罪致先生蓋抑其難使之氣而繼將議任先生固辭既而自決於獄帝惜之詔歸葬之嗚呼帝唯仁先生唯義匪仁不成匪義不立君臣之際肆用不瑕先生之謂矣是編之緝蓋洪鍾溢響春陽漏煦手澤如生子孫保之慈孝見矣要之先生之幽忠偉烈光影上下固不待垂言而後顯也

川月序

昔予淪落走三吳挾吳中名士放船震澤時殘秋夜
半月在湖水萬象洞然忽憶仙釋家有詩曰太湖三
萬六千頃月到波心說向誰咏嘯再四聞者墮淚及
歸玄鶴山閉屋讀書得宋儒論日月落萬川處處皆
員三復之此理躍然如觸夫震澤之感靜而靜者也
鶴山之感靜而動者也近世俗學習異援儒入禪自
謂有得深爲名教所恥禪儒體本一而作用始不相
能一差萬謬幾微之際不容不謹夏子應時號川月
是故有儒者之川月有禪氏之川月子讀書論古攬
然流輩唯毋狎常蹈奇茫昧所趨莊老凌駕無一字
作今人語於名教何治青田意見不數建安萬世評
訂自有區別唯子有見於川月他日偕子泛震澤跨

玄鶴諸山東攀扶桑極七聖所迷之地求觀於昭曠之境也

別朱來仲序

時俗急科第父之望子師之教弟子唯科第是極朱子來仲負科第之才受父師迎注之意三十年僅以貢發人少之或曰子之負子之父之望與夫負子之師之訓如子之才其究誰何子是之往必勉之髣白子聞人之病子者恐子之病之也告之曰人知子之負子之父與子之師而不知子之父若師深有望於子之不負之者子深圖之則所以報其父師又不但科第於其父師者也必也子爲官不負天子爲人不負天地夫不負天子曰至臣不負天地曰至人爲至

臣至人則至臣至人之父師爲至父師父師曰至父師之極也其心將無快於科第者之父若師耶雖然子之才由貢而科而第求以不負子之父師吾不難子唯難子之不能使子之父師爲父師之至者也且周制賓興之禮士由鄉而達之邦貢之始也古也科第之學出自西漢世也不世之士以古爲鵠其究奚他子深思之毋迂予言復作詩三章命行李童子歌之以誌別

送茆六合報政序

茆子治六合二年政成報於天子或喜曰如子之政此行必得美官爲內史爲司諫行且入相其友人陳中州憂之子問於中州曰人喜予行子獨憂焉抑予

之不足於子何居中州曰子之心視萬古文章視六
經聲光視科第政事視六合由今官進爵爲內史爲
司諫行且入相不難吾有憂子之難之者昔跋瀆子
躡氏善漁其術出鬼納神其竿畫天其繭縈絡如黃
河其浮機如浮天之雲其餌如崑崙其鉤如晦之月
初出東海中國之水不能禿乃磯於無爲之濱津人
聞而致之令自言其術子躡以告津人震曰視其妻
子曰吾室次之汪渚僅畝其術奚施雖然夫人之誕
欺予也彼軀不丈臂不寸尺安在其竿繭餌機之能
爲甚矣其誕且欺予也東海若聞之笑曰至人不大
於我我之大不異異夫大於我者抑異夫不大之者
陳中州書爲茹子行復詩二章

送楊君師熹歸鍾陵序

鍾陵師熹侍其岳君五溪夫子於官就學於會稽田子未幾以省侍去田子素其英睿揭軻氏尙友爲卷以別中州適過吳見五溪夫子聞楊子行附言於田子惟予走五溪之門七年矣向見夫子玄微唯幾甘和裕物每進予輒語以古人實學身心要物縱我於唐虞三代之上秦漢以下所謂姑舍是者予佩訓退事一室惕夫子之言底夫子之心敢不振奮唯夫子典要昧蹇錮掣遭遭罔前歲不我與逶迤後時隕墜驚心何止淵谷楊子清資邃學匪予之盱予在夫子之門予在二室夫子平日私予者直無予隱如過庭詩禮即其雅言唯予荒穢自絕於夫子子謂公冶長

可妻也唯子騁諸昭曠敦一可字耳孟子曰友天下
之善士尙論古人誦詩讀書論其世也是故龍夔伊
周之謨烈孔曾思孟之精純周程張朱嚴之肅騷莊
賈馬之雄偉曹劉沈謝之清新策瞬於千百萬年之
上以及夫千百萬世之下駕御迥途以暢厥履唯子
爲能若夫浮沈時輩辟形迹以穀聲祿固非五溪夫
子所以可子之意亦非今日田子所以爲子行者子
行矣予豈子錄孔子曰君子不以人棄言

鳳山送別序

歲庚寅月日五溪夫子參浙大政仲氏子輿以家學
來就講二咸氏脩子校子偕焉於是輿子以田子爲
友脩子校子以田子爲師三子畢業戒歸別田子於

鳳山中州適祖待告夫三子曰子知易乎盛大唯豐
動而明也君子假之唯日中也謂夫精修以克世也
是故江右爲海內仕國鍾陵爲江右麗地萬氏爲鍾
陵英族吾聞輿子皇父苦學讀書夜困以石承項令
惕奮竟以大儒薦於鄉士望烈烈二咸曾皇父皇父
舉進士守浙有治聲萬氏風澤輝照乃今來物皎皎
十百相蹈簡袞滿車簪笏滿牀唯諸振振以裕丕緒
以保盛大耳雖然吾聞之五溪夫子矣唯德行可以
立身唯功業可以肅物唯文章可以永世德行莫如
孔孟下此宋四子近之功業莫如伊周下此宋韓范
近之文章莫如三代下此秦漢近之予服訓每夜臥
靜室鷄鳴清旦之時初竅勃勃眩及古人若將吾前

既而性膠物掣依然無事優游不競竟以卒歲輿子
精粹曷其不極二成富強吾方待焉唯子相援以躋
於大以昭萬氏之故物況顯庸代奮之門膏腴錦綺
之藪易以荒溺大賢以下鮮不眩惑盛德過事之慮
宜其懇懇多未平也昔安世謹厚世有南軒陶侃勤
慎靖節出焉不前不我不我不後故明道溫粹伊川
自謂不及家兄處成王幼沖已敦叔父之命唯三君
子惴惴焉耳

送孫都閩人參將事序

皇帝九載秋詔連帥孫子入參軍務先是子以親軍
別帥出總浙閩僅月召入子之雄偉素於帝樞密重
地子其誰何戒行請言於予予唯古者寓將於儒閑

暇垂紳深殿持經籍議論爲天子賓客輒有警懼則
戎服節鉞取天子生殺之權專制之昔周公誅管蔡
退而制禮作樂孔子在泗上與顏曾諸人出入詩書
仁禮旣而卻萊墮郈於立談之頃夫一周公孔子也
是故大道根於心著於情情有喜怒哀文以飾喜武以
飾怒以器視文武則文人之文武人之武以道視文
武無文武也子世儒而子之官以武著子嘗抱經術
取科第天子旌子世忠速子之官固遜不可官子如
今子毋以久於承平而迂視將略也是故子之先子
興於文而氣節昭於武子興於武而忠勳樹於文唯
子之先子不負天子唯子不負子之先子唯子毋歧
儒將而二之也故曰視通而道始聚用周而功始揚

又曰國家和平二百年武習曠玩議者譬今兵如凍
蟹謂外甲介而中膏竭也唯智可幾唯豪傑識時大
都五軍十二屯營兵之樞也諸藩有急藩將從事不
已翼以隣閫又不已天子遣親軍掃之是故武極於
親軍權危於內將兵家故算在紀載而運用之妙在
我其步馬攻擊進退坐作奇正橫直虛實之節不過
張聲厲士豈大將神圖所可律也又曰天下財出東
南而兵精於西北高皇帝定鼎金陵籍財而天下裕
文皇繼統入漁陽籍兵而天下肅兵奮於裕財固於
肅是故兵財相倚而士馬之命懸於芻粟邇者西北
飢饉三邊待食大司農有不繼聖慮方切子在樞密
可無裕天下之策以豫一時不測之出納日且陞謁

面陳之毋出人後焉

廬江文廟祭器簿序

嘉靖甲午仲秋二之日文廟祭器成事於先聖玉色
金聲法象森律大禮明備神人喜哉先是器用陶瓦
抗時剝裂不觚用瀆壬辰中州來糾士議僉曰範金
茲式白御史聞人公銓知府高公汝行如議戒自邑
於是知縣王公馴典史何君守端出府帑白金三鎰
閱端士薛子鉞夏子雲鳳董鑄事抵金陵飭冶火齊
得踰月畢冶負器渡江時訓導閻君永吉在學政謀
諸中州方以母喪塊臥齋閣嘆曰昔吾夫子以仁義
道德之宗帝王之略嘗欲以堯舜禹湯文武於唐虞
三代者龍蛇東周既而上扼下掣左顧右盼無或與

之不得已而簿正祭器以振魯俗又不得已入齊入
衛入楚又不得已歸泗上挾游夏諸人取刪述爲萬
世計是夫子所以神化天下萬世與天下相直者自
薄正始是簿正固夫子事道之初志彼其不得於一
時而大得於天下萬世自信自幸久矣今日諸司之
嚴戒薛夏二子之賢勞與夫絲縈罍塞迎於事之有
幾而震於勢之將遂中州竊與力焉器以簿集禮以
器成器以出道禮以致神品秩名數之周真而夫子
初志有不灌而孚洽者昔子游以武城絃歌夫子聞
而喜之至於答衛君問陳則曰俎豆之事嘗聞之矣
則夫子之聞之也嗚呼得毋莞爾於廬江乎簿正如
左付來司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勅所官也詩曰

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儼所承也陳中州書

青城詩序

嘉靖甲午冬予哭母於江淮兒汝訥家報來紙尾細書曰青城死矣予以哭繼哭作哀青城六章明年過郡城劉振甫家振甫青城愛友道青城慘戚改容出手稿詩若干卷告予曰青城有兄如孟陽有友如子世諸梓子可無序撫茲殘墨追悼平生先是江右萬栗齋先生以臬副司兩浙教事東視學青城時年十七八文焰抗奪先生深愛之先生夜宿青田石門山青城侍焉予殿席末始識青城自是銘心搆腕誓諸忘年丙戌兩浙名士書會於臨安萬松山青城及予赴會通家意氣蘭勿臭矣講習之暇青城閉屋頽然

一木榻漆皮摩踏盡脫去乘興躑躅徐徐於巖扉泉
竇江嵐湖霧之濱飛嘯南北高峯劃然靈隱天竺間
倒策小孤山尋和靖井竈拜武穆之祠究南渡諸陵
寢風烟代謝悲激揚吁破萬古興亡之機拔東南奇
勝之蹟相賴有多者未幾別去三霜予北貢乞一
官又二年意青城大作而天剝竟此爾饒爾乏速與
速奪天道無完物信矣昔李賀死學士沈子明責杜
牧序其詩牧謂賀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蓋
賀詩例襲奇峻而靈均風烈浸淫雅頌賀雖理致終
受呼叱牧議未爲嚴正青城沖淡近魯魏而安重俊
逸出入盛唐顧蚤世視諸長吉而意緒冥冥梭幅一
掃使天少假固將望湘儻而誰何矣青城嘗從會稽

陽明遊凝筓慎默資性完素途轍天成學有見處誦其詩論其世自有脫然於聲律之外不可得而聞者夫青城非詩人也

壽隱序

靜齋丁君四十爲郎治堂邑及旬置官而東堂人疑之旣而清跡遠趨風德上下聞之者曰君其論諸古之幾士後十年君年五十潛士夫舉酒爲君壽予壽以辭題曰壽隱昔陶潛在彭澤八十日去官賀知章裴度類八十致仕禮云四十始仕又曰七十致仕君當始仕之年而厲七十投老之節固過於賀裴諸人在堂十日又有速於元亮者君可謂不負於大丈夫之事矣孔子謂仁者靜故壽君五十奚君之多君之

足多而壽於不極誠非輿思所及者是故有見倏來
有見倏去形辟渙然王公不爲得蓬藋不爲喪神窺
飛瞬吾不敢知也國之老臣藉吏卒腋持據朝堂聲
色天下恐喝市童機不可居逐戮靡何此君所以高
人萬紀也予生三年君始生君歸十年予方得一小
官來潛是予生世早君二年而幾見遲君不可以年
計予恥之嗚呼實不但予恥於君也又詩三章陳中
州書

示兒論序

意不離言言不離意意言合一文斯取焉偏言則泛
偏意則枯言忌多意忌淺多則支淺則陋此文家至
訣吾受諸六經者國朝襲元軌論體儉而固一變綺

麗浩瀚至宏治正德極矣我天子文致太平經筵暇
日小心翼翼於是詔天下學官人士經書義若干言
論策若干言救時弊根道致風我於先秦兩漢之上
嗚呼韓恥八代變而之魯歐爲宋懼僅設於韓今此
天日悠悠我思予學荒穢十科不舉械質自天終莫
予脫癡人逐日不死不休戊子北貢山習畏江取道
於馬發雲陽歷濡須入淮鞍轡掣戾無以爲日隨所
閱書摘題若干據馬橐腹芻秣授錄以次投篋歸示
諸兒戒毋外惡嗚呼予十黜場屋文不足法也但茶
心願力誓與文窮似我似我可以出情兒乎知所保
矣需氏書於雲陽客次

敘德壽

以言壽人類曰德壽雖王公下隸大賢鄙夫凡壽以
言類曰德壽蓋貨贈多腴言贈多譽情義固然譽言
違則君子恥之是故得其言援筆語生平弗爲矯舉
辭曰世的君子一幸也蔡中郎平生作傳唯陳仲弓
傳無愧色蔡一幸也恆齋少習書史數弗偶爲親故
俯事案牘給修瀘以文無害官始知衛事庚寅躋七
十月之吉開壽域於南畿武人舞干文人進祝唯
公喜哉公履度安祥純心清識御物敦慎士大夫樂
其誠一走卒服其威信見者授心鄉人納交多端士
事父母至孝能以清職蹈勤恪動朝宁拜封其親士
類榮之式訓有子以其家學凌奪浙土其來乃光唯
茲始壽老而益壯忠勇之氣與年俱厲承平日久武

臣閉閣固不以閒靜自廢益自克奮老成幾事如此
王人署其能將進爵以示報矣夫恆齋之謂也夫德
而壽壽也徒德非也徒壽甚也壽文語其情也以文
誣恥也公不誣天予不誣公予爲公作壽文又一幸
也

武曹序

予好詩得后妃污澣說者謂其旣嫁而孝不衰蓋王
業基本冠諸三百經諸萬世予愛之識而不忘予好
史得曹氏娥及父於瀟昭光碣石外孫齋白貞則烈
烈文質以并予愛之識而不忘日過資溪訪古今模
範馳騁上下未旣陳氏二子來跪出武曹卷因何氏
得武曹慨惕衷灼撫卷致嘆予唯曹無從幼性本初

奮激固然后妃之事婦人恆物詩人乃多武曹當后
妃之日襲曹氏之軌禮女子喪其所生父母僅暮蓋
孝愛之情一彼二此天之則也夫武曹又有難於曹
者情義既分前心不二天之所性匪物於隨能是之
往在家則父母悅在國則朝廷重在軍旅則夷虜馴
在郊廟則帝鬼至夫武曹果有難於曹者資溪聞之
深然予言二子在旁欷歔失聲向予再拜白淚在地
予序其卷嗚呼二子其毋忘母氏之絕德幸焉人人
將毋忘武曹氏之絕德

送弦齋樊先生二教甯國序

君子修不修存乎我遇不遇存乎數夫途人可能也
夫聖賢無可能也是故有修而遇者有不修而遇者

有修而不遇者有不修而不遇者有修而終遇者有修而僅遇者皆不在我也適其所居而不以其時之所適者自沮君子始无不可爲矣是故權力大小位分尊卑祿之厚薄輿服豐約旁之視之其取舍得失之際炎涼之態憂喜之情灼心裂眦有不可告人者夫造物亦已久矣今欲爲攻取解脫之計惑茲甚焉是故在廟堂吾惟其忠在郡縣吾惟其愛在軍旅吾惟其勇在庠序吾惟其肅寸紙之命一簣之走惟其盡之是以申之惟其崇之是以豐之天之道也予素於弦齋弦齋之學之行宜無不遇夫弦齋之遇僅甯國不在弦齋也其在弦齋者弦齋毋辭焉予非私弦齋以誣甯國也又曰天下道與法也唯道可尊唯法

可畏物無具美工無兼治故曰視通則道顯趨時則
禎集今夫坐一堂之上左經右史冠紳徐徐無所曳
掣於吏隸案牘之勞先聖在前士子在後夫士也端
思奮履曷不聖賢卿相者吾將與其能而策其所不
逮國家得人出自甯國抑出自弦齋之門不亦樂乎
弦齋幸自信自重焉

送陳世恭貳新化守序

嘉靖壬辰皇帝使陳子欽貳新化守新化在滇南未
壤去國都萬里或曰子之才其奚弗勝夫新化豈子
之宜陳子戒行過其友人陳中州中州飲之酒重之
以言曰子其毋以新化爲遠夫治也有遠地無遠民
有遠民無遠心夫官二洒守也守有善政子率之其

弗逮子翼之母文簿聲譽以棄純德毋征科速上以
竭下命毋競華浸靡以頽士習毋狎安玩枉以滯刑
獄則新化之民盡子之腎腸心腹何遠之有不然子
自官新化之民自民見子之可畏而不見子之可愛
雖天子以子之鄉邑授子驅子之族戚故人使子治
之奚子之有申之曰子其毋以新化爲小唯職唯官
不職奚官是故孔子眞委吏濂溪眞主簿仲山眞騶
卒霸上棘門非將軍李林甫盧杞秦檜史彌遠非宰
相唯子無負新化新化何負於子勢位外也其遇時
也終之曰子其毋以新化爲薄子之先子嘗爲侍御
史章疏滿笥書筆滿牀家無長物及子之身羸羸寒
夫故二疏不以金累子孫靖節不慙敗絮子之遺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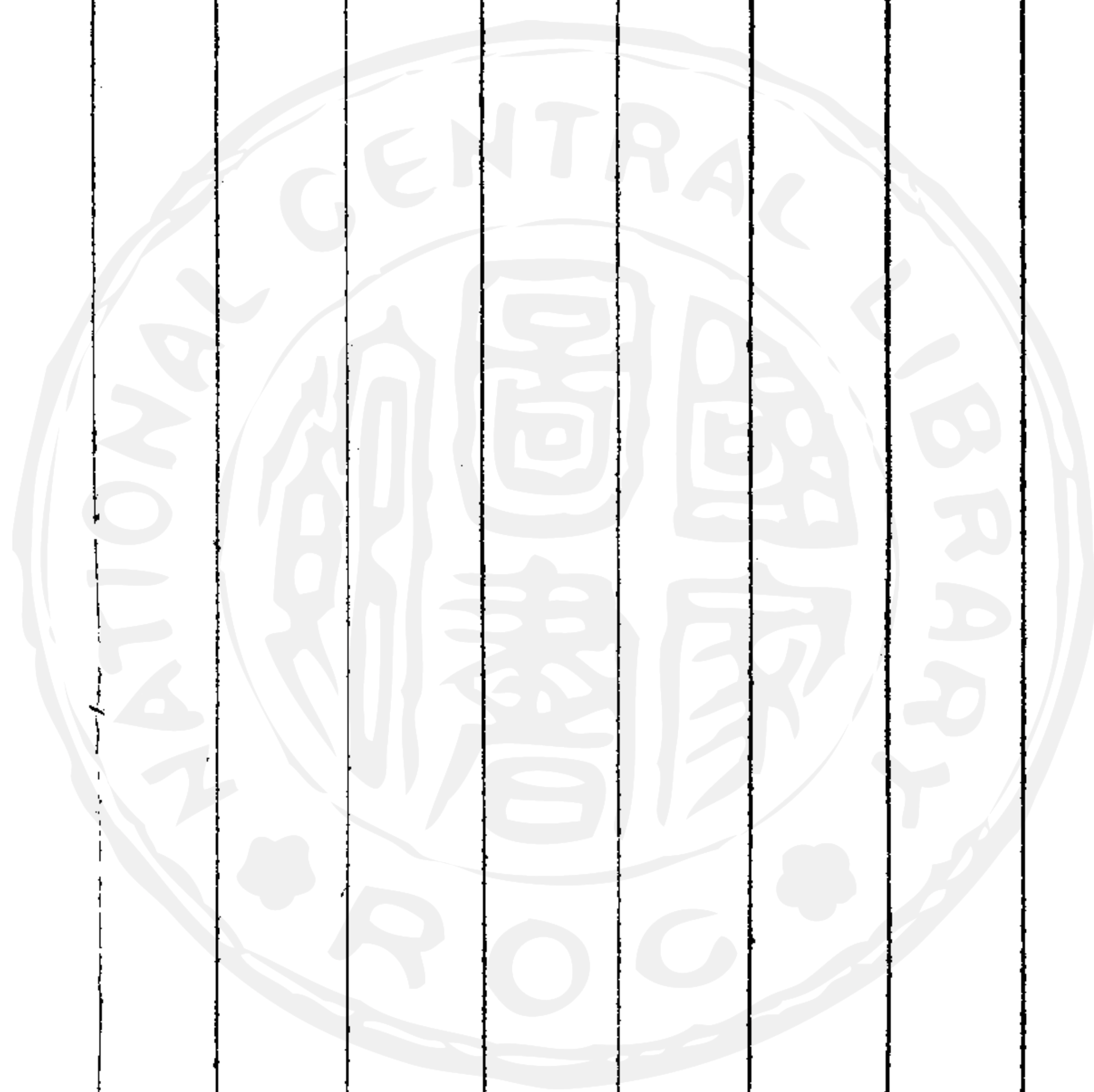
之子亦如子之先子遺子之日昭白相世何不如人
子是之往衣殘箒之衣乘高骨之馬升斗足以供子
之母其餘飯而子之子女可使無飢天子進子官則
攬轡北嘯不然山陰有田剡溪有魚子之屋去蘭亭
幾里其曲水之次坐石向秩秩子何所不可陳子喜
遂行

洞天光霽序

株山夫子在青田仕優之日建心極書院於玄鶴洞
天來我多士舞蹈性情以氣脈千載絕學治下老人
陳中州年開八十貧如榮啓期落魄百於懶殘惟直
捶不羈故態不因於耄耄日被呼叱匍匐門下因手
筆洞天光霽四字榜之心極之堂客有問字義者老

人曰昔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濂溪此心此理
公亦此心此理濂溪此天此風月洞天亦此天

太鶴集卷八終



太鶴集卷九

太鶴山人陳中州著

序跋

此風月故濂溪不爲前明公不爲後客未達老人曰
洞中有山山中有景景中有人人中有意孟子曰孔
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此謂洞中之山
堯夫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從面上吹此謂山
中之景曾點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
乎舞雩咏而歸此謂景中之人輪扁曰疾徐甘苦得
之手而應之心父子不容相授受此謂人中之意是
故言不盡意得意忘言象外無心得心忘象心耶意
耶有其然有不其然語其然則木石不遲娟蠕不癡

匹夫匹婦之愚可得而與知語不其然則天不足於
升地不足於平日不足於明鬼不足於靈聖人不足
於貞自有天地以至今日不足於紀經太虛之外不
足於支承昔李初平見茂叔自謂讀書何如茂叔曰
公老無及待某說與初平聽講二年乃悟雖然吾方
壯矣何老之有楚丘云

送中丞盧公巡撫遼陽序

帝王制治任使有重地唯重臣重器則威力振洽調
度安置有方勢合而化始孚遼陽去帝都千里爲北
邊要轄當一面蔽捍入境俯瞰鴨綠洋望大海其女
直訶條長脚諸夷如黑子出沒海中唐人之詩曰絕
塞寒無樹平沙勢蓋天謂夫晡懿荒漠控御多艱抑

中宅關隘莫急於此歲乙巳夏皇帝召西江伯盧公授以中丞節鉞出撫遼陽公江淮之英經濟之學帝心簡在二三大臣論薦多日若人若器帝之倚公不爲不重唯公自信自重以欽厥丞也古之君表白奇偉必試諸窘隘以成其能其臣往往樂取盤錯以示精利以副其君之望故江南多事宋祖不能不爲曹彬靳一使相季路有志必期於攝之加之因之然後決有勇知方之效公是之往固將宣揚天子之威信節制邊將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嚴明賞罰感激諸軍士以鈎鑰其輕生樂鬪之心出忠信之言申之以禮義之化肝膈旣裘諸酋長使之醉我之德銜我之命以丕張皇朝之謨烈功成帝且召公入中書隆公

大 齋 集 卷 九 二
威望爲四夷重輕唯公喜哉昔箕子陳洪範受封舍
九州樂土取朝鮮於是始作八教至今疇如中國教
如外夷武之處箕箕之報武允協於道遼合朝鮮八
教流風宜有存者公取而新之箕有光焉公嘗布江
西政朔月告成江西古荆蠻也遼何人哉孔子曰人
得之何必楚也

贈管西浦貢紙北上序

玉 山 山 農 耕 鑿 外 以 紙 爲 業 管 子 以 官 紙 走 藩 命 居
玉 山 幾 月 中 州 嘗 以 文 墨 議 論 受 知 於 子 紙 事 畢 戒
行 中 州 以 言 贈 序 其 事 序 曰 管 子 昔 日 以 紙 事 來 今
日 以 紙 事 去 又 明 日 以 紙 事 報 於 天 子 雖 然 紙 事 可
易 言 哉 太 古 以 繩 中 古 以 竹 帛 末 世 以 楮 宏 文 煥 章

如所堆積博士掌故之府如所貯襲諸司獄訟如所
敕署村學兒童如所塗抹民間寸絲尺布如所契券
何事非書何書非紙紙事果易言哉予有字癖因有
紙癖七年居玉山日以紙事購覓紙戶習知其製作
之艱瘁浸淫捍掣所以折民筋骨而竭其膏血有不
可言者是故紙家統之曰槽戶作之曰槽工槽戶領
官錢致之槽工槽工出紙歸之槽戶以給公上每造
作一巡濡楮於汪移月乃登錘杵攪擘逆流淪濯去
其黔駁凡幾再黔駁不化不已繼以炊煑就細膩入
槽融以楮藥以簾出之列之壁鑪燥潔乃落成諺曰
出槽一張龜手三十六場謂夫一紙功成百苦膠掣
用之多所玩褻視諸藁葉幾士痛之官家用紙吾不

敢知而民間未習言之尤可痛哭追思宏治初年予方髫鬣爲祖父應門當時賓朋具帖相刺潤可三寸高倍之今也某生某某拜不過五字用全帖高一尺其長六倍甚者流丹飛碧金坭銀箔每一張何啻十數緡侈靡無益之費漫無掇拾陶侃當風流荒厭之餘謹竹頭木屑以急時弊宋氏東封西祀生理困竭王子明在中書作字裁取啟帖餘素豪傑幾天下之變所以防奔隕之情挽披離之俗果非夷慮所及者予在玉山自夏徂秋冒烈暑督槽工親服其勞紙成凡三百七十萬今此之往天聽密邇進紙之日三百七十萬中將出寸紙因事白事盡所可言俾夫深宮細旣之上經綸之出宸翰一洒知皆赤子膏血而慎

重顧惜之意油然而滿紙天下受活不少矣此時何時
豐亨尙大則夫折民筋骨而竭其膏血實不但紙也

玩易亭序

夏氏子齡結屋讀書名其亭曰玩易亢惕子過之問
曰子玩易子知易乎語云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
道也是故知變則知易不知變其如易何知道則知
變不知道其如變何變有五曰世變曰國變曰家變
曰身變曰心變自有天地以至今日其往來反復開
合淳漓之漸如萬花之谷而根萌而花葉而蓓蕾而
披離不可紀極謂之世變唐虞以天下相官夏商以
天下相家秦漢之下以天下相篡奪謂之國變東隣
燕雀忽傍西家主積金椒客來散用雄夫不能庇其

愛妾慈母不容不割舍其襁褓之孩提謂之家變天
壽適貳好醜多態境以順逆而分狀有旬日之異謂
之身變貌厚衷澆倏迎倏悖片言可以走萬夫而大
節不能不牽制於一念之小明明想偶激於廣庭而晷
昧速成於屋漏謂之心變是故變者事也不變者道
也夫子謂天下之動貞夫一又以無恆爲不占子思
得其理而作中庸有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
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孟子得
其理作七篇有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
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皆以至一之理
而定不一之動以有恆之德而御無常之變易之道

盡之矣乃若拱焦龜之甲數枯著之莖探索如纖維而鬥智於穿鑿此正人君子所深恥者將子毋惑於所玩可耶子齡惕然曰吾始欲以經學取科第今而後始知至理有真實而學不容以淺物也願以子之言列諸座隅如著如龜

送常山徐白癡受官北上序

白癡徐子生於姑蔑五十年讀天下書天子不知其名諸司百執事不能盡其學於是揭妻子客建業攬結東南要會收六朝冠蓋以拓其意見縱飲歌嘯爲情日且北嫁過玉山見亢惕子子飲之酒握其手而告之曰吾無爲子行重子以言大道有樞符世途有旌幔樞符端固則旌幔偃伏何謂樞符理義是也何

謂旌慢勢利是也理與勢對義與利對理外無勢義外無利勢振則可畏利聚則可愛以可畏愛之勢利而迎之以畏之愛之之人心不能以理定勢以義規利則勢焰於火利濫於水人類幾何不盡焚且溺也士讀書操筆於燈窗月几之間說理辨義攢經裂史一旦幸致高位恣勢則竊天子之威以虐其隣戚罔利則竭民之財以肥其妻子虎據高堂蟻視人類囊探金帛嘻嘻頤指其子若孫曰爾輩將延此於萬祀無窮也蓋勢者人所同趨適同必分利者人所同欲欲同必奪君子以理養勢以義取利是故在朝廷之上而疑忌不生處江湖之遠而怨讟不斂亦唯灼所見而后永所圖也子是之行天子將授子以位養子

以祿位有必奮之勢祿乃可致之利唯子毋以必奮而輒任其所易縱毋以可致而并昧其所從來則君臣道合之義朋友忠告之情盡之矣又曰子何見何聞獨無所前於子者史稱義倫東歸圖書數卷清獻入蜀琴鶴相將司馬相公居洛與走卒兒童類相款洽曹武寧王冬月不治頽垣念及蟲蟄此何人哉孟子曰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是故君子不以適然之不遇而眩終身之有嘉不以不理於時輩而自絕於古人

贈期南陳孔嘉遷居考室序

亢惕子居玉山閉閣深臥陳子孔嘉問焉辭曰三謨世居懷玉之半溪易葉旣七雲來祁祁羣有丘而局

於地也先君子輝山翁誦由檠之訓堇荼之篇對諸
兒曰有戚戚生心者二謨志先志幾十年於茲矣辛
丑夏五月之吉契龜深入老公尖之陽林塘之幽巨
門貪狼金星筆峯諸山四纈相我乃止於是鳩工有
事介秋告成榜其門曰林塘別業堂曰如山杜詩云
我屋安如山莫安如山發室以山庶其世世敦固誓
諸大出以勸先思以振來物子盍爲我言之亢惕子
曰善哉期南氏之居室也雖然君子有二遷一曰居
遷二曰心遷三曰身遷是故居遷可我心遷可天身
遷可人夫居遷如子今遷可矣子反而求之果能再
遷三遷否乎子性資英曠意思深闊覽涉宏肆履歷
精密自分非近近者唯子之遷以考其成也期南子

勃然作色請曰敢問何謂心遷亢惕子曰在易之益
曰進無疆見善則遷其究如翼是故限斷巖如六經
議論和如師友平實底如真素曰我曰我我可天可
是故日月烈於枕衾鬼神作於一竅此心遷也故曰
心遷可天期南子色作如初請曰敢問何謂身遷亢
惕子曰在易之升南征則吉君子之學以豫官也其
官以徵學也由我而人由家而廷經綸彌於王國風
澤裕於海隅聲迹喧於史籍唯不自負始不負人故
曰身遷可人是故地以適居居以明志志以奮實質
以幹物天之序也夫莫非輝山之志也志有所嚮奚
所不奏爾心爾身天符人符則老公之崑林塘之齋
棟桷之隆冠裳之衷君子之風小人律崇海內名碩

取道玉山過子之里駢車結馬望子之門廬相告曰
此輝山之子孔嘉氏之第英聲義聞不泯泯乎輝山
宿典不有豐乎其志不有充乎遂書以贈三十六洞
天青田太鶴山人陳中州書

贈邑臺楊君待職序

官制有以勢相統者有以理相繫者唯有所統然后
有尊卑厚薄有所繫則一命不爲小升斗之祿不爲
薄惟其爲之而已是故如官則大聖人不嫌於委吏
乘田不如官則操莽之雄畔杞檜之姦僻流穢青史
萬年監戒可畏也人臣之位極於三公職唯論道調
燮天官馮相保章掌歲月日星救政訪事我朝欽天
保章挈壺名秩於古爲烈是故宰相以調燮相人主

臺司以象緯激宰相天位有不會時有不若臺司幾
察白之天子以糾調燮者之曠愆使其君聞之不敢
不夙夜修省其大臣聞之不敢不恪恭戒懼上下交
修天心之向背生民之休戚賴焉故曰相道關於君
德臺司關於相道此之謂官有理相繫而勢分有不
足恃者昔大撓作甲子而置閏不能不待羲和至於
差法又不能不待夫東方朔何承天邵康節諸人天
道之妙幽微之學闡算之習其究唯神不可典要楊
君英銳之年明敏之識分官於臺待職於家固將豫
以立事精以致學唯君自樹自重毋小此官而玩此
職也我國家承平二百年泰恤於孚比年星變日食
郡國章奏積於臺閣天子方側席求言以答天戒今

此臺司能章疏以瀆聖聽者幾人二三大臣引咎自責以悚動帝心以妥帖民望者又幾人孟子曰位卑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道不行恥也予枕殘經臥白閣適某某以君若能若官類爲君喜強予文爲贈故予感之深言之切而委之重也

欽欽序

唯造物易而已唯易生生而已恆言生殺非殺也殺者生之宅也道唯生道弊於情殺以制情情定生理始滋故曰殺者生之宅也是故三皇生之生也五帝生之殺也三王殺之生也五伯殺之殺也時有古今道有因革道與時行政由道出道外無生生外無殺曾子告陽膚曰如得其情則哀矜勿喜孟子告襄王

曰人牧不嗜殺人則民歸之如水就下舜臣五人禹以水土稷以稼穡契以人倫陶以刑益以工其後禹有夏稷有周契有商益有秦唯皋陶不後議者謂其掌刑瀆生理故天奪其後以示奪此非儒者敢輕議亦足以嚴深文苛政者之戒張趙深刻繼出安世宋南軒亦爲張後及此則皋陶之論甚爲不經議者又謂安世謹厚而湯之包凶積毒蕩洒無長隨熾隨渥熾伏渥續冥冥生理本來真貞之地固然外此則起禍生事非天造也胡元腥濁物態頽圯高皇起而振之神武出殺華夷宴然制死刑覆奏外命小司寇案部委意欽恤二百年間生理融溢長養之機駸駸三五視諸生之殺者五帝之事也今皇法祖敬天制如

舊物恭己刑措視諸殺之生者三王之事也先生生於金華之山長於道學之里純和之度超拔之才得於父師而成於上友抑是命也簡自帝心武曰隱威而文無顯害知曰公察而仁無濫縱全江以西所過歡聲順氣萬屋雷傳人道有孚天禎之紀鬼神起之子孫祉之畢命過玉山中州以文墨侍於先生因掇尚書欽欽疊字題其冊序其事以進并係以三詩如冊之左

鶴嶼序

甌越之東有太鶴山爲天下三十六洞天誌稱山素產鶴唐開元間作邑草樹禽鹿之藪倏爲廬井氓伍其譬標枝花萼土鼓笙簧矣鶴始大去今也有山無

鶴過者惻然山有居士陳中州號太鶴山人素於姑
蔑白癡子白癡素於微之鶴嶼子白癡過太鶴以鶴
嶼卷索題太鶴遍索輿圖流觀山海無所謂鶴嶼者
撫卷喟然嘆曰有是哉鶴嶼自誣且誣人也太鶴有
山無鶴吾固惡夫以鶴誣世君子貞其所可貞不可
貞不固貞之貞之至也架無爲有以眩吾真縹辟於
形以蠱衆聽鶴嶼果可疑也哉白癡以太鶴之言告
鶴嶼鶴嶼仰天大笑曰誠如太鶴之畔我也雖然太
鶴知實之虛而不知虛之實知有之無而不知無之
有渾沌之前烏乎有烏乎實今也倏有倏實是故不
昵於有而實未嘗不有不滯於實而實未始不實太
鶴有山無鶴吾無鶴無嶼要之太鶴之山未必有其

鶴未必無吾之鶴之嶼又安得爲有安得爲無白癡
以鶴嶼之言白太鶴太鶴悵然曰有道之士也序鶴
嶼

九霄環珮序

人主暇豫深宮優游細旃之上每樂聞康泰之言忠
臣愛君天性每欲制治於未亂恆求其君之過於無
過之地探天下亂機於極治之時以悚君心以妥民
病易曰二多譽四多懼近也夫人臣事君近恆懼遠
恆譽是故舍其所譽甯處於懼以懼其君如舜咈堯
禹咈舜仲虺滿於成湯伊尹艱於太甲賈誼太息於
文帝魏徵弦韋於太宗萬代此君萬臣此心公當朝
名世三代遺才天子使公按察以風紀兩江攬轡西

巡貪墨屏息吏就其官而民安其業癸卯夏以萬壽
表章獻於天子所過士女歡沸惟公壽我天子壽我
羣臣百姓我天子之壽如天羣臣百姓賴之惟我國
家承平二百年邊塵一洒四極晏然安易成習而玩
狎有幾惟智者不後時以養羞達士每迎歡以起震
萬世太平之福帝履無疆之休於復何言昔華封祝
堯堯辭壽而不辭養德明皇千秋王公獻鏡九齡錄
五卷以代鏡千載之下至今光耿今皇帝身心敬一
寤寐勳華漢唐諸君所不屑者萬壽之日表章之奏
天聰明之下其所樂聞自將凌駕三五公是之往固
曲江之悲鳴季世又不足言矣公馬北矣乃執公之
鞭望公祝曰惟公之行壽我皇造神祖神宗陟降於

昭永於龜鼎欽此萬億太平天子胡不萬年又曰惟公之行壽我皇家聖子神孫天潢泗澹太平天子胡不萬年又曰惟公之行壽我皇國惟皇之服旻天有告太平天子胡不萬年

孚澍集序

辛丑夏五月不雨踰月又不雨嗷嗷于田侯致民於神再時雨來先是庚子秋旱禱再日雨又禱三日雨昔以日孚今以時孚異哉夫侯孚於天天孚之異之於是史戒書士頌農子不嗟兒女舞于家外史陳中州化雨李鏗掇其謠于冊題曰孚澍白侯且備王人觀風採擇前期七日欽皇帝詔災我九廟布告中外帝心憂怖按咎原切修省以答天戒中州曰御經樓

震九廟之災迎今雨之喜糾兩齋人士互相訂詰議者謂今聖人在天子之位不能彌災而漢之劉昆能反風商湯不免七年之旱而何侯能致雨天人之理眩莫底定中州聞之悵然揖諸士而告之曰昔子瞻昌黎廟碑有曰其所能者人其所不能者天也是故商之旱今之災可以觀天劉昆之火何侯之雨可以觀人人以致天唯常天不以人唯變常以一變道以定常至矣今皇帝敬躋之聖同符子殷天心仁愛視災於旱唯帝不襲殷蹈篤我龜鼎於萬億侯之貞赤有心對天異政百出如所附錄曰且內補由諫官內史入中書幸帝前席固將疏子氏髮爪茅馬之罰六事之責規式皇軌重勞聖慮以孚於今雨者孚於帝

心綴牘不嫌使帝因災知天因侯之雨知人以天盡
人以人格天則內災有光於帝乙孚雨不限於玉山
相將劉昆聯輝漢史矣前古英邁受成于天天每異
之以示奪類如麓雨異於舜白水異於伊尹故舜以
禪堯自異尹以相湯自異夫異於天異也自異始異
也敘孚樹

賀鄭侯勅命封贈序

嘉靖壬子月日侯治青田二年勅命內降封侯爲文
林郎贈其父母封其內子黃氏爲七品孺人侯當官
拜勅捧其父母行主焚黃宦所如制於是佐治雷侯
某贊治王尉某主教林師某司教陳師某馮師某命
樂師作外雅二章歌以享侯再命樂師作外頌二章

歌之焚黃左右以體侯如在之誠雅曰一紙自天御
墨玄黃冠佩趨蹌伐鼓吹笙鳳皇鳴矣於彼朝陽或
躍在淵天下文明又曰王言如絲唯孺人之手黼黻
文章以獻我皇乃垂衣裳萬壽無疆頌曰晚翁排雲
獨騎箕尾來之帝傍欽厥止百千萬年爾孫爾子又
曰於昭太孺人懷東崑之璞出瑚璉之玉有磨有琢
欽此大作登之明堂天子穆穆三命野史陳中州序
其事序曰惟侯淹貫之學康濟之才廉以養威公能
出恕無疑自明有執乃斷雖善書頻掣其肘唯撫字
實勞我心鷹隼移巢牛羊就牧培民命於圖籍之中
礪士氣於詞章之外民之父母帝曰股肱久虛清要
之官以待循良之吏侯茲迺試帝豈無心四道勅書

滿家名器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大倫敦夫婦之
常孝極乎尊親順可以爲子永感通幽明之故惟先
府君風流人豪天下大老硯積康成之墨檠分夾漈
之燈陳仲弓何負鄉閭蘇老泉不須科第補報試看
有子追崇可使無官帝於是乎以子之封贈其父惟
太孺人覃葛幽貞刺桐明秀習婉婉於樵谷之外家
肅蘋蘩於晚齋之中饋珠登南海玉出東崑非此母
不生此子惟老陰克配老陽帝於是乎因夫之贈贈
其妻父母旣以子貴妻敢不以夫貴耶惟孺人山谷
舊家府丞之妹敬戒有初非儀不露桂銜月彩牽連
列宿星辰蘭吐天香飄入河陽桃李一腔女德百里
民風繅盆玉繭從來曳素練於東崑織對銀河行且

獻黃袍於北極帝於是乎以文林郎之配封爲孺人
中外孔嘉人神胥慶奔馳紫府羣仙舞動青田萬鶴
簪笏滿牀綺羅披棟文林郎及孺人一時欽綠字之
初頒某大夫某夫人不日拜黃麻於再命天乎保祐
迺全士者遭逢之極我有夫妻治國以齊家爲本孰
無父母忠臣出孝子之門大烹欲附乎彤弓殷薦有
孚於清廟謹敘

壽江母高氏開八序

高氏之女江氏之母江湖子之內子閑靜敦固貞於
婦德江湖子讀書好禮有子四人明奮拔世父子不
樂進取客遊甌越出入三吳荆襄齊魯間茹彙豪傑
與之談當世之務以極見聞之廣意向不左內治宏

不 舊 集 卷 九 一 四
筭諸孫學在科第以時發耳夫作於江湖子而成於
其內子者也嘉靖乙未春某之吉爲內子初度東南
名士素於江湖子闐門獻祝客有請祝於髯白子子
南望祝曰繫江之族于振于郁豐於爾屋荃蕙之馥
爰邦之光麒麟鳳凰又曰翼爾 君陰禮則賓琴瑟

在堂清酒滿觴萬壽無疆又曰澗蘋青青其臭溢釜
爰纒而佩對爾皇父客未達子曰昭後承匹格先婦
則之善物也昭後惟慈承匹惟順格先惟孝君子之
求萬祀無斃客喜甚江湖子聞之喜甚江之諸族聞
之喜甚是月之吉日麗於東星在狼北子婦長在嘉
賓滿堂冠裳雲來疊歌髯白子之祝於內子之旁母
聞之喜甚於是錦書其辭懸之壽域俾夫人人知天

之成內子與夫內子之所以自成實不但引年長世而已

壽大諫詹少華太夫人八十序

歲壬寅夏五月二十一日大諫詹公太夫人誕辰年躋八十禮成於耄耆頤乃試上自君公侯宰比諸士民輿隸填門獻祝於是邑校書陳中州林文張一夔率庠士方瓊方策陳以誠繆沂幾十人登大諫之堂三祝爲夫人壽始祝曰願夫人壽爲天下萬世立母道之極惟夫人誕大諫爲天子諍臣能以夫人之教建白於天子之庭是故教始於胎成於臺閣俾夫天下萬世爲人母者唯夫人是極再祝曰願夫人壽爲天下萬世立君道之極惟今天子納夫人之子於諫

垣資其寸舌爲國砥礪旣使夫人之子爲忠臣又不
能不使夫人之子爲孝子屢表陳情爰用欽恤然後
大諫得以心報朝廷以身報慈母俾夫天下萬世爲
人君者能爲天下萬世開孝子之門以廣忠臣之路
三祝曰願夫人壽爲天下萬世立臣道之極子道之
極唯夫人之子大諫以夫人之教佐天子爲忠臣亦
能走天子仁孝之恩歸耕於少華之陽怡養母氏爲
孝子俾夫天下萬世爲人子者不能不以時出而臣
於其君爲人臣者又不能不以時入而子於其母進
祝進酒歌以侑觴歌曰賜酒如泉賜脯相鮮母氏安
貞百以千皇帝聖壽八十一萬年於是陳中州敘其
事樹之大諫北堂以媿風雅

壽世醫尤翁七十序

髯白子居玉山抱三年之病瞑眩勿藥牀有膚而醫
墮其肱其門人舒子蕃姜子宗望雷子一鳴毛子朝
佐繆子惟賢鄭子良能章子汝德問焉子不答七子
私相告語曰嘻子之甚病也吾黨有世醫尤老者盍
往質之之尤氏以狀告尤老蹙然曰嘻子之外傷矣
七子曰何謂外傷尤老曰吾聞子性資外縹浸淫聲
祿賢意一官而品流不錄其姓字垂涎五斗而妻子
不免於飢寒日擁布袍操秃筆與隸馬相競奪挫肋
鑱骨黑塵滿冠白坭在膝榮衛焦枯臉項黔然是之
謂外傷越二年舊病抵根而新青枝蔓七子恐甚再
問又不答七子私相告語曰嘻子之病殆革也之尤

氏以狀告尤老咳然失聲曰嘻子之內傷矣七子曰
何謂內傷尤老曰吾聞子恣情靡麗渙乃衷督蒐墳
蠶典奴隸百家佔畢苦於失乳之孩稽核剌於講律
之吏支離汗漫而真精頽潰叩以玄關如癡如聾鉤
其妙契何但冬烘是之謂內傷七子以尤老之言告
子子投枕裂被虎踞石牀仰天呼曰大塊於我何哉
夫泡之以形搆之以精神之冥冥氣之崢崢至道之
經是故忠言利於良藥惟尤老之藥底其所極破人
之窒保天之直吾將定金虎之鼎烈翠蛟之炭登洪
範之龜煮中孚之鶴歎中山之酒攘臂以拍此老之
肩而控其袂跨懷玉跣太鶴飛駕崑崙騰驂嵩嶽呼
太乙之精走六丁之神撒古今於一瞬抗天地而長

生尤老聞之喜出語人曰我能起病髯白子能起醫
起起之起億萬無期翁以嘉靖壬寅中秋後四日初
度年及從心七子書髯白子之言壽諸尤氏之堂

跋思萱卷

生致養死致思古也思焉性也反之情也情之奪性
有三曰歲時久遠曰富貴淫樂曰變故搶攘大舜五
十而慕寇萊公既貴捫其股痕而泣徐庶曰方寸亂
矣中州嘗竊微祿迎養於江淮抱苦塊東歸僅脫麻
經輒北走外請悲泣十去其八雖制服有常而孝子
之心不容不有遷改宰我親炙聖門恐於短喪大聖
德澤灌浸僅子貢築室於場他尚何言嗚呼子作是
卷實悚我心我爲子跋是卷獨無戚戚者乎

跋芥菜圖

悲夫近世利祿之惑人也父子相期於家師友相期於庠序自科第外無改議此畫以芥爲解元託畫以娛目借聲名以快耳鉤取慕富貴者之心而巧中其所欲如畫猴爲侯畫鹿爲祿此類盡多周子良貴以是圖索予題予唯芥者介也君子之窮其介如原憲其達介如柳下惠良貴其以介視芥毋以解視芥可也

跋快園卷

某過東橋先生先生以是卷使跋其後某方夜坐奮筆爲詩曰此意都不會披圖吾復情當時一樽酒明月五先生有童子執燭止之曰命子跋之子承以詩

改命不祥某惟言以意軫奚詩奚跋先生嘗在紫薇
別墅夜進中州屏隸馬出燭前席曠談飛騁上下幻
我於形縱之冥冥其樂其情又不但劉張徐顧之從
先生於快園者吾何知夫快園之集之詩與夫先生
之命之跋童子乃收卷明日馳上

孝徵跋

予讀孝徵傳始信至孝通於神及閱雷電晦冥雲霧
間真君發露之說且駭且惑至道分潰左唱喧訛休
徵咎徵之理不可誣而芻辭野錄類以窈幻蠱真聽
至有玄元帝君虎駕龍車雲旗星幢奔風叱雨之紀
非理之言其奚以訓蓋語神唯理語人唯形擬神以
人狀謬罔不經之甚然則方山若自誣且誣人者蓋

大 齋 集 卷 九 十一
至愛莫切於父母至神不離於吾心親外無心心外
無神士夢而得環女思而孕精通志感匪夷之思此
老至孝之徵類如此是故急於其親故速於其神貞
於所思故凝於所見跋孝徵

跋居雲集

予菌縮玄鶴山五十年讀書志於世務每夜夢控駝
馬北走長城外困弊竟此嘗與知己及此輒吁鬱悲
憤不自制己丑由會稽北嘯齊魯入漁陽反踵渡江
入金陵三月而東庚寅秋致家南止臨安見居雲於
日者之肆數語如平生予么鄙無狀三年南北莫或
視之者居雲與之何居居雲光偉貞烈予不敢望其
顛殞不偶依違後時略似予此予遇居雲而居雲不

予拒者固天以其類而族之也既而子出是集命予
跋昔無何氏作崆峒之樂鑄神鑪以天地爲鑪蜀首
爲銅風霆爲炭日月爲火鑪成聲諸无極之外嗚呼
鑪乎聲也既鑪必聲雖聲奚鑪加雖不聲奚鑪減予
求居雲於文章詩律之外者

爲夏十二峯跋觀瀾小影圖

十二峯策畫史貌其小影作觀瀾圖懸座右以自娛
按禮子生三月父命之名初翁孩抱時岐嶷絕物其
尊人勿齋先生本軻氏觀瀾之義命之曰瀾翁竟以
父訓樂隱德不仕悠悠事外顧名思義若將有得者
爰作此圖勸先君之高風明韻圖意盎然固非淫情
繪事以恣一時之玩適而已予嘗過翁之仲氏月川

大憲閱其堂榜曰川上夫父作於前子述於後兄能
觀瀾弟在川上鄒魯風流滾滾滿家父子兄弟之間
真情至樂宜有不倚於詩書之外襲簪笏之浮榮者
遂跋諸圖

松慕卷引

盧君號友松其子楷年踰五十號松慕人有病之者
曰昔曾皙嗜羊棗而曾參不食徐石名石其子積遇
石不踐松慕之於松也亦其父之愛之者也則慕之
夫不食不踐者爲不忍則慕之者爲忍夫松慕何居
也松慕聞之不樂告髯白子子曰愛極則痛生痛極
則愛生不忍見之者痛之至也不忍不見之者愛之
至也孟子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仁也君

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松慕憮然拜伏他日山行見
松樹戀戀不去俄而垂首泣然涕泗又若不忍視松
樹者

秋塢八景詩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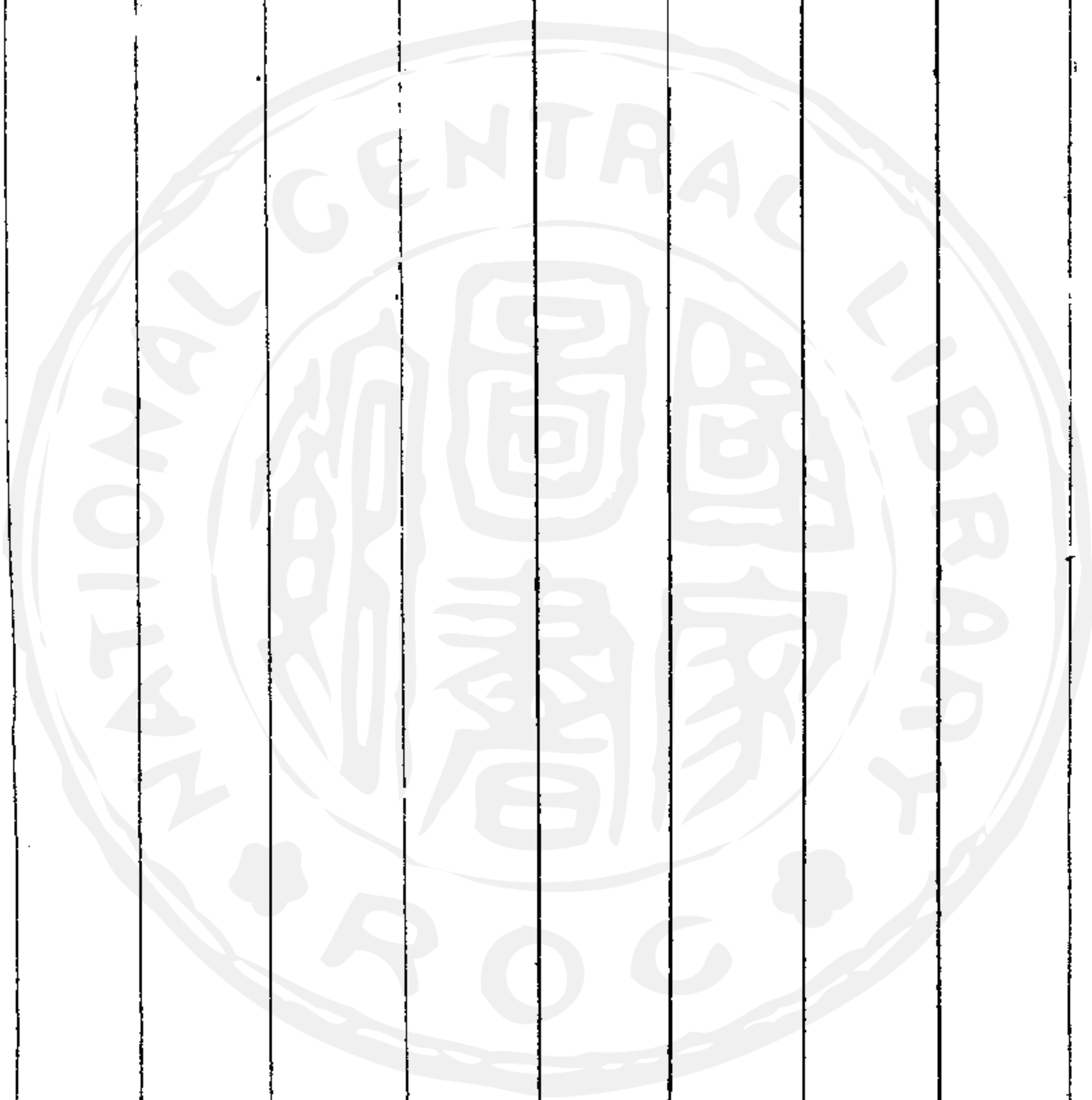
心唯情唯物心以緒情情以維物是故心而情且物
性也徒物物也君子語性不語物歎方子親墓在秋
塢方子廬諸秋塢得景八具如子自序夫物也觸情
而生心機之彼方子性成者哉是所一竹也子猷喜
而孟宗泣一石也米芾拜而徐積悲夫孟宗之心見
母不見竹徐積之心見父不見石故曰君子語性不
語物嗚呼鸞塢蛇岡磬鉦黃羅烏帽墅龕物也其戚
戚於鸞塢蛇岡磬鉦黃羅烏帽墅龕情也夫非鸞塢

蛇岡罄鉦黃羅烏帽野龕也方子之心也夫方子有心矣是故在墓爲哀在廟爲敬在朝爲忠在陣爲勇在夷狄爲介在庠序爲禮樂在田野爲嘯歌語云心者羣策之府孝者百行之源方子係景有八有詩青田陳中州爲之引

跋白頭翁圖

烏有白頭翁畫家聚三鳥取三公之義圖之以娛觀視末世富貴顯雄之輩好之余子仲道以是圖來索題且曰此鵲鵠也予於是深感夫余子之意有不在畫者蓋君子觀物以意不在跡舞劍而得草書之法舉燭而得用人之道詩曰鵲鵠在原處兄弟急難之義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余子世將也中書樞密二

府相表裏天下安危之要會所居在此所取在彼吾
於是深感夫余子之意有不在畫者孔子曰不患無
位患所以立昔曹彬下江南焚香誓不殺人曹幹入
江州屠戮慘剋史稱彬家世顯貴幹沒未幾子孫有
乞丐海上者司馬光相中國四夷不敢生邊隙王安
石偏拗生事放逐賢士爲宋室亂階竟底亡滅二者
邪正是非之竅成敗之迹不可不辨吾於是深感夫
余子之意有不在畫者



太鶴集卷九終

太鶴集卷十

太鶴山人陳中州著

書

復龍泉李天澤書

罪惡逆天不死奄奄苦塊無或相問得雪松書破暝
四五過顛僵復起向求死無路因雪松始有人世意
想倘得嗣喘數年再見雪松領論說幸復長進先父
母遺體庶不虛生耳始誦來詩看得雪松風節益整
得失之機窮達之數自當了了可愛可愛再誦來詩
感出被墮騾事斗柄四移悲悵紛積不覺墮淚三誦
來詩知雪松著作加前雪松固不死今又不死昔象
山不喜雲谷著書二子俱不死但不死中尤不死未

知誰是可愛可愛四誦來詩恨不得真圭稟一見以
極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意謂上王下民之目近奇
峻駭觀聽橫渠訂頑砭愚明道易以二銘令平易不
生事此意何如固知作者門地高遠實不敢輕議也
孝童傳風教羽翼出被傳真筆寄來者已得不盡不
盡

復管德周

辛卯白下抱貧病依依左右昔刻不舍家人父子兄
弟之情不過如此思念思念壬辰北走癸巳寄官廬
江甲午以母喪去位五十年汗馬南北折骨碎肉所
就僅此固不相容何背瀆天甚我如是此弗復道深
念劍湖識度明闊意思深遠長進何如作詩作文字

此不足爲劍湖多者舊冬華溪見後山得劍湖動靜
喜甚恨無隻字相寄日切切耳寄去詩數聯不一不

一
復何雲卿書

衰經老病連月不起日且死得來書覺有生理想甚
想甚資溪自謂礙而阻資溪焉知礙之非通阻之非
納之也資溪自信自慰多矣昔事顛錯氣數固然仁
人義士須相持大哭一場或曰拍牀大笑一場可也
何日過資溪盡所欲言聊此報復

上父書

秋七月中原回家知吾父母康健喜甚及聞遷禹城
且喜且懼兒輩離膝下十年一別但此百年幾何報

養之情徒切歲月其得不懼兒讀書無成負吾父母
三十六年教養每思輒裂心投死無路此弗道矣大
人年踰知命蓬零他土營營隸馬何堪況世路艱危
達人先幾大人退賊完城數瀕於死論功酬爵忠勤
已盡可以歸來吾祖竹溪有舊田廬倘念及此棄官
而南治蔬穀養鷄豚歲昔伏臘與二三田舍翁話桑
麻野服嬉戲其樂何言古人謂無官一身輕其見於
此今人類欲作好官多買田宅爲子孫計非兒所望
矣故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
曰兒孫自有兒孫福此言有味也兒久違嚴訓吐言
狂背惟大人垂憫鑒焉北望嗚咽臨紙何勝

戒子書

髯白子戒其子曰予少昔好色好鬪好食好玩狎好
俠遊好走馬鬪鷄好育禽鳥雖以祖父之命強取筆
硯而包羞養惡反面縱背無復顧忌但好讀書篤于
父母不嗜酒不好貨不惑於妻子五者稍有人性弱
冠不悛壯年如初踰四十舊畜未盡除而新向旋覺
生意既而讀書無成跌撞挫折截辱百至年力日憊
而事機崩析無可爲向於是如夢之醒病之蘇恍恍
出蔀屋見天日者五十年間一身異狀如兩截人今
年五十四矣前往無追而來日長進吾不敢自知所
幸者尙不死耳萬一予死於十年之前則終遠冥邈
之途無復通明之竅禽鹿而已矣汝其斷志固心速
於是戒圖之早歲以期於成必曰老而後脩吾恐歲

不汝與而辜負此生世也予在廬江爲門人丁傳作敬義堂記有曰不必事天享帝而一念之直亦可以言敬不必範圍裁成而一步之方亦可以言義譬之行道遠近不同其走一也不行止也暴棄莫甚焉若夫科第之業功名之會命焉遇也來則取之不然何與於我子毋以得失冰炭於中而苟安於卑末也或聞之以予言爲通論汝當誦習再四毋忘汝父之命

與達可書

貴賤貧富死生大得大失小得小失如啟益以天下而一貴一賤餓夫以簞食豆羹而一死一生命焉遇也吾子此回又不得意或爲吾子憂之雖然吾子豈戚戚於是者哉吾子年力強壯命在吾子何聖賢不

可學何將相不可爲其不然則薄田不足以給妻子
飢寒不足以保其身古之賢達如原憲之餓病不能
行榮啟期之拾穗淵明之乞食孟浩然之跣足孔仲
山之騶御買臣之負薪吾與吾子視若輩所得何如
中州讀書五十年僅竊微祿緣以報養寒氈未暖輒
奪其魄顛沛瀕死依依傭人吾子視中州所得又何
如願吾子貞志毋惑雄夫烈士絕續時猶左顧生事
思作一場其終不濟吾如天何近買屋山中引工理
緝聊且完集蓋性乖忤俗甘取逃避日者負練經奉
先母木主攜妻兒聚哭於斯以畢祥事其升沈進退
行止之機從違之變實有不在我者吾唯遇我何如
耳若夫援附以爲進取之階僥倖以售苟得之計中

州不但不敢爲抑亦不肯爲也深秋輕葛竹溪淺水
之旁落木清雲之路吾子倘能輟讀舍步來顧清話
信宿何如何如

與曹瑞安書

中州聞古之賢大夫盛德之至容接下士往往溫辭
俯就不嫌再四士之被其容接多至安受不報疑於
瀆戾者夫德盛則位光非屈也上交貴退避以示不
敢抗體之意非瀆也其好士之篤出肝置衷握手平
生謂之布衣之交士將習其可近而忘其可畏行使
如素肩袂等輩弗爲過焉中州一介田野么鄙無狀
入市人弗顧入山禽鹿弗駭顧謬冒於執事之目重
被呼叱書問數至中州始若不自容而卒弗以爲異

蓋以執事自處甚有以高天下者雖然執事之學之
政天子大臣淹悉不次之遇方且日暮雖然士伸於
知己而屈於不知己中州夜焚燈痛玩來書不覺喜
動顏色豈中州於執事終無所遇乎越有駑駘日行
不越廢秣粟數秉少任輒頽委附地九方皋惡之過
而睨之或以爲顧之也置以千金嗚呼豈無惡中州
者乎中州再拜書

謝處州守李公書

中州東海疲農讀書無成貧病不自活徇微祿八年
臥懷玉山頑鈍不容於時深自退抑抱病歸太鶴山
深入二十里殘書破牀苟延餘紀忽大府遣官走士
捧鄉飲禮書排泉石呼中州收領於是力疾伏地拜

受望來使再拜來使核其情狀憐其筋骨不堪重大
許爲復命明日跪牀作書遣其子生員汝訥代父獻
書報謝於公雖然禮以飾治人以成禮中州久於擯
棄本無所容於人且老病膏錮益無所容於天謂之
廢人人廢禮於何取我公以心體國以禮成俗延訪
密於幽微含宏周於遐遠精誠之下何但豚魚收蓄
之兼宜多腐爛非分榮幸兒童知避宏人至德何所
不容矜其所不能民且益勸乃若羸僊如中州者幸
而未死得以跛鼈龍門游泳光霽竊呼名於車頭馬
足之間以自振其摧頽銷渙之氣傳曰事其大夫之
賢者我生足矣明公垂察焉先是入山時嘗作詩六
首文一首以自寓并錄上呈惟公哀其志舍其狂背

不甚加罪也書上北望股慄臨紙勃如

獻鸚鵡啟

惟茲隴西靈鳥火德名禽丹背碧衣著文章也綺脰
疏趾以昭下也撫其背則鳴惡沾濁也必得其食不
苟欲也腥膻鹽酒不利以中潔也馴狎近人以豫仁
也稍濁則困厭煩蒸也烟襲惟眯其視凝也幽窈悵
悵昭曠嘻嘻天光其分定也能言德所符也遇雨則
舞欣天澤也廣陝多產其位金也惟行惟金精所萃
也昔夫子龍聘接輿鳳孔唯其人也謹獻

說

聶東宗古字說

聶氏公子名東字宗古謂髯白子曰父名我賓字我

唯子說之以輔吾志髯白子曰昔焉爾矣公子愀然
曰嘻子之謹我也吾以父師之命遜志於古而子反
之何居子曰趨道唯昔趨時惟心是故意取多得迹
取多塞惟公子時之而已矣公子請畢其說子曰說
文原字東從東從八有分晰詳盡之義古者經以東
道史以東事古入之心孚於經古入之迹券於史心
迹之間因夫古而不倚於古之謂昔昔者宗古莫如
周公亦莫如孔子孟子謂周公兼三王孔子述而不
作蓋周孔之道莫大於禮樂詩書今夫東冊具載吾
輩講習一日具在三禮條貫初無所緣襲於夏子氏
泗上刪定往往斷自聖衷視作者七人規模自別故
周公之古不難於兼而難於思其所以不合孔子之

古不難於述而難於無可無不可蓋道與昔行惟時
惟道惟道惟古不古非道也一於古非古也古而時
之古之極也人有衣禽獸之皮而披離于冠裳鸞珮
之席乘迴風之曲白雪之調而繼之以牛尾之歌語
人曰我作古也公子可乎哉故曰先民成轍實獲我
心前古會通不離今日知以運之貞以一之學之善
物也公子喜曰微賓氏不識東字微髯白子不識古
字於是列其說於座隅視諸芻蕘

姪汝器仲璉字說

士多外觀而反觀恆疏舍自重而求重恆急是故低
昂事類品物情肆議斷辭謂之外觀低昂其心身速
其所是而決其所非謂之反觀端慎欽緝戒於暴且

棄謂之自重出門不見禮於人恥焉若不自容謂之
求重故曰哲唯幾狂唯迷昔子貢方人夫子戒以不
暇子貢速訓去故習他日夫子許子賤以己爲問蓋
其內攻心多故驗其所到以考祥也雖夫子器之猶
未已也必得瑚璉斯已彼其固試其平日所以自重
而取重於天下萬世者有孚於其師之與之者也嗚
呼汝器也哉夫璉之始璞也剖琢礪澤之斯璉夫反
觀也玉而璉也使石而璉農餉所恥則器於廟堂爲
其玉也夫自重也物固有然者嗚呼汝器也哉是故
反觀有三弗得於人之言色不可不觀不快我心不
可不觀貨色交掣之下不可不觀自重亦有二言重
惟寡身重惟靜事重惟簡嗚呼汝器也哉汝器聞之

惕然曰父命我賓字我敢迺義戚戚我心懼其弗率也微先生奚歸願以先生之言列於座隅例諸書紳

送張維子固說

張子維字日新或疑之請改字於髯白子曰子知我唯子之字我也髯白子曰子固張子未達請說於髯子曰子字我唯子之說之也髯白子曰天下唯維唯固固則不二不二則誠誠則通是故夷虜馴蝟蠕奮神祇格草木折物我交暢天明地列子未學易乎在隨之上維斯用享說者謂隨之極則固結不解可通神明嗚呼而況人乎張子曰誠如子之說也孔子毋固微生之固疾之何居髯白子曰固有二有不可不固有不可固子未學詩乎魚網之設鴻則罹之夫網

無豫於鴻者也時焉可魚可鴻孟子論夷惠之偏必以孔子之昔折之夫固而固者也孔子固而通者也故曰不固則苟苟則蕩必固則滯滯則艱蕩者無不可爲也艱者無一可爲也唯子固之善用之也則子固之固也張子喜曰子善輔我我敢不爲唯子之言是誦唯吾之字之義是顧

鄭子文奎辰翁字說

昔鄭子文奎生三月父命之名曰文奎比冠也賓以辰翁字之子曰侍於亢惕子請曰昔老泉爲二子說名爲其兄文甫說字因說以勵脩省求其不負所以生我教我者唯子之進之也敢請子曰奎也天人之理也辰之人人之理也文奎曰敢問何謂天人之理

子曰奎西方宿名躔逼紫微與璧相直璧主文章奎主武庫子以經藝鳴於時命子以奎而不曰璧器子以兼能也是故天人有微應之理君子密脩治之機是以天子不遺故舊而客星動賢人聚於五百里內而德星動此天人之理也文奎曰敢問何謂人人之理子曰天體無星處爲辰星附於辰人附於人易曰日月麗乎天草木麗乎土物生必麗不麗無物是故君子在家則上附於父下附於子立朝則上附於君下附於民附父唯孝附子惟慈附君惟忠附民惟愛此人人之理也文奎勃然作色再拜曰敢不唯教命是肅敢不以子之言列之座隅如臨師保父母

思養軒說

徐子治軒題曰思養髯白子過之徐子請說子曰昔
矣哉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思有五思其居處思其笑
語思其志意思其所嗜思其所樂養有二曰心志曰
口體孝之鵠也能子穀之徐子未達予泣然不答既
而收泪告之曰思不可過時養不可後時昔先子教
孤取科第四十年無得壬午先子棄養孤抱殘經北
貢南反入冑子無何乞官復北曠廬墓十易寒暑冢
木大幾握影堂蒙塵歲時誰何壬辰得官攜母氏就
養於廬自幸失於所怙而得於所恃僅易稔五內崩
裂故曰死者時不可忽生者時不可居子之死者雖
不可忽而生者或玩於時月不能速心力以貽終悔
吾爲子懼予之逆惡何以告子雖予逆惡尙可攻玉

人有夜行及阱者匍匐阱中呼行道者告之曰母子
矇矓以賈隕墜聞者得全甚衆孤及阱矣子傾耳聽
予呼也

傳

督齋傳

公諱記字良誌姓葉氏葉氏之先曰某公趙宋間建
德青田河南爲甲族傳某世曰某者孝友英懿輿議
所右五十無子語兄某曰後事寂寞奈何兄曰予方
帶弓韜徵當嗣汝天順某年某月某日公初度繼仲
父三歲不怙安人某氏戒乳哺稍長廉角授書字速
肖決志進取某安人曰爾孤子當室一經遠事如老
母何祿養非所望也公緝志事母氏建南岡書院從

師講論飶墳籍旁及諸子百家書擴有大意作詩文
理致恥辭藻俗爭事產業公于于竹樹間嘯歌自肯
展榻集賓戚情話竟日常曰貧富命也戚戚自弊何
爲偶乏曠度充然不阻輒盈裕固如聞義舉萃力先
物盜耐堪事倉卒不撼人以來物質之公一一斷限
卒符所料或服其識精三世書善醫聚藥待疾不問
貧富輒應之棄報多所起活遇困阨無告者咨咨使
傾囊無難雖摧枝病蟻弗拯之如心弗已惠而貞毋
勢怵利改昔宰殷石川負文學遽峻絕物疾致公欲
屈之公持敵禮殷豫其節弗謹某年安人某氏卒公
衰紆粥水如制時論難之公內子爲予女伯先王父
睢州貳守公樂善好儒愛公如子禮公上賓每館公

就享資論累日馳騁古今人情物故悉抵其致王父
嘆不及予嘗秋夜過公論事累燭證死生人鬼之道
公根辭沛說如習他日以公言告人爲異聞善天文
地理星纏雲物之變類能占決閱山川岡陵背向有
法或迂之公笑曰蔡元定朱武夷非鶻突底清慎小
心盛暑必巾服衣至絺弗垢飲饌弗致弗苟一髮弗
理弗快凡百綜理縝密多類此不喜飲酒性舒適遠
囂譁予嘗從公山行遇叢石幽泉戒班荆曠視移時
予促行公曰小子不會如此正德某年某日昔構疾
正終於寢壽六十一越某年窆某山先是公病革族
戚侍寢予仲父寅之先生訣曰屈伸恆數也寬意待
之公正色曰已知之矣遂瞑予二人長素妻予女兄

次忠娶蔣氏女二人長適二都林彪次適一都王沛
男孫曰某女孫曰某公教子孫矢志心厲行不槩聲祿
嘗策二子取科目不振二子憂罔克訓公諭曰賢不
肖在我出處分也兒輩何見事之晚如此予與素忠
連業實聞公言嘗讀莊周書樂其養生事親之說別
號督齋
贊曰貞不絕物和不亂羣履道坦坦式以几之緣督
爲衷駕言焉求江鷺皎皎百世以風

孝童傳

孝童楊佐金陵人家在太學東百步佐生於白屋孝
性匪習母高氏心疾佐時捫母腹號泣夜就舍唾閑
燥焚香告斗求以身代母疾革戒死佐踴擗呼天陰

告其西里刺者曰願借髮刀刺者叱之曰痴兒好弄
及此何爲佐給曰嫂氏歸甯爰飾眉額耳信之與之
刀抵僻室割心反指鉤取其肝勿獲獲腹膏五寸授
其嫂曰吾聞割股救母今吾剖心天地鬼神不有監
乎願羹此啖吾母嫂愕視未對佐潰血頰殞水漿下
竅再日而死母痛之將覆膏隣母曰彼死爲爾爾活
彼死奚憾孝子有心天實共之夫至德也違德不祥
母熟膏啖之疾如脫佐生於正德乙亥以嘉靖辛卯
六月日自剖年十七矣葬城北蔣山之次
野史氏曰昔狄人滅衛殺懿公裂其屍墮肝在地臣
宏演以使歸報命於肝畢剖其腹出肝納公肝於腹
曰吾爲之衣予疑之人腹剖肝出必崩憤殞絕無暇

豫納肝之理意劉向文左氏之說甚演之節也今觀
楊佐則演之納肝固然非向之甚之也

又曰昔魯殤汪跖以執干戈衛社稷也綱常萬世社
稷魯且殤跖佐當何居

又曰史稱佐生於白屋家在太學東百步佐之死固
根所性而文教密邇撼蕩不或無機夫五尺童子也
無詩書禮樂之文無父兄師友之素顧談笑玩死帶
礪綱常悲夫吾輩可以悚然矣悲夫天下萬世可以
悚然矣

斗山傳

玉山王奕字伯敬宋末時人其先龍門文中子六世
孫遷睦州烏龍山南渡有廷評者改遷玉山打果石

旁孫珍再改領口及奕而宋亡矣時夏夷混沌人文
凋裂奕立義約結所同志東拜孔林獵涉江淮汶泗
奠先聖先賢所過陵寢故蹟各弔以詩大者憫宋室
之亡中華不弔誓不與北虜戴此天日攜書深入玉
斗山作屋聚生徒講論吟嘯終身又嘗摩崖大鐫十
二字一曰至元逸民一曰青天白日一曰古今一人
至今石刻如新奕性資明烈端毅天成髫時讀書福
勝寺閱碑文稱述鄉哲葉仲虞爲世絕學有當二十
櫃書之句奕砍案自矢曰仲虞何人哉手錄碑文礪
諸座右稍長腕一時名傑謝疊山文文山歐陽野翁
輩習所親信淳祐甲辰與兄伯鎮貢入太學一時名
士屬望三舍爲之語曰中興以來功業如韓道德如

汪風節如王若兄若弟玉山之光司業徐元杰知奕
使爲子師一日徐引對食議及國事奕慷慨奮論曰
關陝失而荆蜀急於喉吭算不及此時事可知時似
道當國置邏卒密察諸生謗議聞奕言銜之奕以病
歸改築梅巖精舍於水龜石旁閉門杜口不及時事
似道敗詔起被逐生儒復業奕應詔朝廷素奕聲譽
授玉山教諭踰年乙亥元兵入臨安兄伯鎮來自京
奕持兄搢哭大成殿仰天呼曰賈賊負國吾固知必
有今日移書疊山曰吾無爲矣天下事疊山勉之遂
棄官入山丙子安仁之敗疊山入閩奕邀就定計居
兩月雪樓御史物色之遣俱入閩無何疊山就執北
行奕贈以詩詞甚激烈如斐稿奕平生大節蓄坊細

行灌洽居鄉野老兒童類相情款親疏賢愚多所裨
益拜魯東歸有田七百畝給其半於宗族之貧者半
以自活貽子孫今口無閒娶陳氏生子四人長介翁
精於畫奕戒之曰作人須作烈士畫花須畫梅花夫
花之烈士也此不可少故介翁之畫以梅名家至今
遺筆人呼爲介翁梅奕生卒不可考墓在衣錦鄉蓮
花山正德間墓表爲姚源賊所毀所著斐稿二卷如
錄梅巖雜詠七卷斗山文集十二卷不傳

野史氏曰斗山倡義約束歸不忘溝壑君子謂之晉
之淵明義田頒給於宗族之貧者君子謂之宋之范
文正

又曰先生大義精明曾次悠衍不略小物故策其子

業梅如王維山水東坡墨竹英雄玩世寓情於物正使親執其事大節何負誌者眩子之業規其父於技藝之場固流說之任訛抑持聽之不慎也

又曰斗山遺孫六七輩世屋懷玉深山中擁絮于田依依鹿豕立斗山傳罔所稽覈於是旁搜遐剔以補史缺一按歐陽野翁序王氏家譜一按梅巖雜興一按錦鄉山院老僧遺談一按元王沂跋梅巖集記一按縣志一按元進士孫剛中記疊山北行事實一按國朝喻則成書斗山往事

又曰士之大關節有二唯德唯功唯言斗山斐稿不爲無言因言求心不爲無德斐稿傳矣萬代綱常賴焉不爲無功

又曰天地大且久無時無處不生豪傑雄人偉士格調離絕鋒角渾然值非其偶往往多所乖悖要之眞精之地未有久而不定者蓋顯晦之神感通之理非我莫爲雖我何爲此鹽驥所以悲鳴而和氏之足固百刖而稱快也

太鶴山人傳

太鶴山人廢置落魄不齒於人何姓何名何里不可知獨不死其死何地埋何山皆不可知流寓三十六洞天太鶴山人呼爲太鶴山人五歲頭髮種種自號髯白子孩時顛躅叫號不緝饑多戾乳抗寒裂襦不受繳抱自八歲至十五赤脚禿頭惡醜百出對客嚙衣袖出絮積蟲墮地大於穀好鬪蟋蟀擘雨竅柳根

取之暴雷擊柳黠跳先雷去柳幾步得不死雷火烈
膚神色自若夜出走大蛇當道殺之歸寢一蛇登牀
觸其頸驚覺火出蛇伏於被同舍兒將殺之山人曰
前蛇我殺之今蛇報復義蛇也舍之十六始讀書稍
辨之無弱冠應制入科場十入十黜自疑乃筮得乾
之四上上爲主占曰亢山人曰亢者時也制亢在我
反對之義上下有二辭曰惕惕以處亢可矣自號亢
惕子凌獵天下名山大川嘯入會稽發三江醉飽金
陵收六朝故蹟拔齊魯抵燕拜大明天子宰輔素其
大節令作馥清殿賦論薦於朝山人拂衣不就反馬
止廬江二年復太鶴西藐鄱陽止懷玉山七年蓬蹤
潑潑莫知其何好作詩一生無得意句好作文一字

不錄於主司舉世笑之彼方囂囂自以爲得多病好
睡聚石爲牀設紙帳藤枕竹簟布被每病經月不起
客至蓬頭垢面據牀通問牀前置石卓卓上琴一張
書一卷香一炷他無長物嘗自贊其小像曰髯白子
生何暮百請無一遇動與世違靜如坭塑書萬卷香
一炷酒三盃詩幾句蜂股春英蟬背秋露人以爲癡
天然之素謝多歧之迷取一竅之悟雖作小官却行
穩路大明平世之民羲皇上人之步又曰亢惕子多
受挫冷處能熱作松五粒竹十個梅半開我對坐一
瓢未貧萬金如唾恥言饜酒肉之飽甘於斷烟火之
臥貌甚厖羸心能負荷誰見得螻蛄之短蜉蝣之小
誰見得神仙之久皇帝之馱

題辭

畫龍題辭

畫家作人物鳥獸草木全體悉備唯畫龍僅貌其頭
角鬚爪龍神物變幻不居嘗見漁人從海上來自言
習見龍見冥雲黝霧間出首尾罕見其全畫法授受
舉相似無敢誣龍以全質者予於是深感夫國史不
如畫史史稱龍紀官禹昔附舟孔甲醢之食春秋兩
漢皆黃龍蒼龍或見或鬪或死不絕書蓋龍之神變
必無附舟作醢乘氣而鬪氣盡而死之理誠有之畫
家必模寫全質以供娛玩其斲筆於茫昧隱約而不
敢盡者不得已也孟子謂不如無書此亦一事雖然
誣龍猶可至於誣賢否誣罪功誣誅賞枉是非之實

而顛倒萬年之公案其禍有不可紀極者故曰史衰
於遷固悲夫

我非不可豢惟孔甲不可豢我非不可見惟葉公不
可見是故仁者戒賊物君子不以言貌取人吁嗟龍
兮

畫虎題辭

予平生不識畫却好看畫此圖筆法精鈍予不敢辨
一看再看不以虎觀虎而以我觀虎意者畫工非畫
虎也母虎眈眈垂視虎子戀戀仰求子母憐愛迫切
之機意態流布滿紙夫物之殘暴毒忍莫若虎一虎
在山百物碎裂其父子天性不以類奪固如此其瞽
瞍晉獻公漢武帝唐明皇類人而心不如虎雖鄧伯

道趙苞溫太真等閱此圖汗背垂喪當無活路他尙
何言故曰畫工非畫虎也

人謂我不仁晉獻公尹吉甫不如我之仁人謂我猛
我不如苛政之猛我能食人人不如我雖我食人又
何不可

小象題辭

髯白子自題其象曰爾初年好作官而命不遇中年
欲作人而力不足適觀爾象布袍黔羸殊不象官因
象求心垢昧驕肆殊不象人索鑑見面似爾非爾殊
不像爾夫不象官謂之造物之徧不象爾謂之畫氏
之拙至於不象人謂之誰何是故不象官不象爾吾
不爾懼甚懼爾之不象人也

題十一兄小影

先生粗豪脫略不受世械壯昔好走馬鬪雞橫騁閭
里笑傲嘯詭生無慘戚狀家貧不事產業既而就檢
緝絜意田園積貲累萬濟與倒囊無難色死之日置
牀就寢聚朋戚談笑而瞑此像極肖似所恨者容色
慘惻殊非生昔嘻嘻故態意者畫師有心乎夫象以
示後使之追思不忘者也爲之後者歲昔有事感其
憂惻之狀思其所以憂我而我當憂其所憂悉其心
志蹈襲其行讀其書毋棄其命死者將含笑於地下
矣然則子若孫觀象能無惕焉動心者乎

鄭氏小影題辭

鄭氏某某因陳子以其小影索題於亢湯子子曰不

能陳子又來又不能往復者五子悵然曰予讀天下
書十黜場屋不能文可知時輩請文往往趨趨於達
官勢宦之門得一字榮幸如再生予之卑微莫或有
相問者不能文又可知陳子之請益急於是不得已
而言曰予喫字不及脈望而君之好文甚於鼯鼠秉
夷之懿率德而致闇然之章濡如之賁唯速爾脩日
新爾齋毋貳於俗毋匪於族遲遲之松呦呦之鹿叔
夜之琴淵明之菊陳雅頌之詩策紀綱之僕有所不
爲無所不足承天之休萬茲遐福

王蒙川小影題辭

蒙川挾小影過亢惕子索題子懸圖座右習玩移目
迎圖以意援筆書其上曰獨坐不羣於物冠服端安

不奪於情左右前後無侍童示朋亡也設圖書捲而
不讀融心意也置塵尾不揚絕塵氛也案列餅盒餅
者平也盒者合也心平而道合也焚香囊琴無聲無
臭之義也左缶凝乎也右鶴寄潔也庭草萋萋以息
機也松風洒然謝羈縻也當時畫者不知有此意否
蒙川命畫者作圖時又不知有此意否唯蒙川問之
畫者反以自問然后問諸予之所題則蒙川不誣畫
史予不誣蒙川矣陳中州題

贊門人王惟賢二親像

冠裳峩然步履惟綦瞻視之尊固衰之旗我來問俗
若爲爾期故老兒童有口如碑孔子云鄉人之善者
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吾於此老何私此時何時乃如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九
十一
之人兮已而已而

又

以子知母因夫識妻肅雍如影婦德之輝簪珥儉略
曰唯母儀無儀之儀無成之成如月斯望其雲其仍
萬年保之世此幽貞

祭文

代縣令作謝雨文

詞曰天子置令令茲土使致神祐民民以穀鬯貢於
令令以民之勤事神神能昭令之志爲民捍患夫然
後幽明交暢神人相安丙戌夏五月六月不雨秋七
月不雨亢陽赤地蒸人聚歎嗷嗷某以六月某日始
令茲土其以宿垢罔滌拂神弗能庇民早夜震栗奏

塵狀蕭艾糝椒申以巫祝匪于其躬豈不我衷俯仰
天日神其遠而於是七日大雨又雨又雨枯剝穉蔓
民大悅陳牲烈帛趣令謝神令敢不悉民之意爲民
謝神嗚呼天子待民以治民待神以安令代天子治
民代民事神有不令神核之貞厥罰百凡不式民則
曷故神之靈利奚其謬施自今以往其若歲昔時雨
時暘厚我生以成天子愛民令德謹謝

代沈大巡作胡刑部乃祖祭辭

昔公抱霞標養山性拔金華山挾初平舊侶一嘯東
南萬劫以空何凌獵耶教子旣方謀孫益譽一味分
豁六籍流馨肅烏紗於一命怡素鶴以徜徉羲皇上
人風泉眞宰何尊安耶經以緣督德以引年迴玉樹

以還童奪金丹之祕傳九十五歲平地神仙既滿意
於彼也之克後亦何恨乎伯魚之我先何永固耶昔
不爲盈今不爲覆乘數而來於公奚足觀化而往豈
公之速嗚呼日中天而必西海澎湃而東漸彼造物
之有隕雖奄忽其何疑邈風神於烏有烈竹帛以遲
遲某策皇墳於深殿附佳孫之未綏誰爲若翁悠悠
我思冀從珍以壽國豈龍蛇以興悲欽此簡書代狩
江西楚天空闊東眺心飛遣官致奠恨不及尸盱秋
臺以分痛仰南極而致辭尙饗

祭李氏妹文

嘉靖年月日誥封宜人李氏妹卒於正寢踰月五日
訃來玉山長兄中州哭於學宮之副室再踰月幾日

遠致豬一頭酒一絮遺兒汝訥奠於宜人之靈曰嗚呼哀哉嗚呼痛哉伊昔我祖貳睢陽守父母侍宦生我與汝東歸之日我已六年汝僅四歲道經五雲館我祖姑李門時南園方五歲孩弄嘻嘻鱗鱗相競雖羣於兒鋒鏑絕拔祖父愛之字汝於李以襲我祖姑宿軌汝未歸時南園登科旣歸事舅姑長孫子婦儀頗修中饋克振南園始守無爲政聲當宁因夫及婦誥封宜人時我不才棄置走濡須依汝於官兄妹之情骨肉之愛宛然髫髻時相牽相引於父母膝下旣而舍汝北去汝執我手我把汝衣相持泣別再踰年南園守南康改辰州我竊斗祿寄官玉山南園攜汝過我去以日計歸以旬計雖宦囊凋枯無爲汝情而

江海悠悠同胞再聚宛然髻鬢時相牽相引於父母
膝下汝事君子相將高尚三男旣婚四女旣嫁婚者
學我嫁者孕育豐址旣屋腴田旣穀唯汝百年食茲
胡福豈其再稔動我此哭五月五夜訃自五雲漏下
三鼓月黑燈昏望星長號涕泗闌潛天地茫茫孤生
依依雖有弟妹再汝無期已焉哉金箱委塵玉臺栖
烟影堂誥軸綠字空傳兄妹恩情今生斷絕他生有
緣恩情再結嗚呼痛哉嗚呼哀哉

李松岡尊堂祭辭

慈母教子唯其有成而位之崇卑養之豐儉實不在
我者故老萊之婦不屑令狐孝子之報其母唯其心
之盡事生不能不假於他兒而送死或限於職分之

所不及實有不容以兼致者故孔子之聖不能不問
於鄒曼父之母故柱楣之痛已遲而倚門之望亦孤
矣嗚呼杯捲在几口澤如生旣遠遊之有方允君親
之偏主綺雲北去素月西流闐金堂之冰佩委翠骨
於玄丘泣歸哺之乳鴉掩琴瑟於睢鳩撫內則之宿
典瞑中饋而無攸桐枯竹死老鳳悠悠嗚呼哀哉尙
饗

信州守夫人祭辭

夫人生於西北柔道會金精之清冽卒於東南幽魂
乘火德之光華生不倚於所生死不忘其所生唯不
倚所生故爲君夫人而內化風乎東南唯不忘所生
故貞乃首上而仁道成於西北其生也行其死也歸

相其君於康濟朝其祖於廟祊復何言哉復何言哉
某等走一命於玉山寶侯門之屬吏四千里外歸祧
紆雲過侯屬邑爲侯分痛迎悲風而抱紼再跪奠以
陳辭尙享

斗山斐稿板成告墓文

維嘉靖壬寅日南至刊斗山東行斐稿成太鶴山人
陳中州潰墨爲袞太羹玄酒紅脯綠菜攜其弟子王
官董良材毛朝佐舒沛李廷美等發玉山北走八十
里告于玉斗山人之墓曰先生至元逸民光于柴桑
東行斐稿風乎黍離讀先生之文論先生之世因先
生之言底先生之心無所賴於一時不無所待於萬
世惟其異之是以戾之嗚呼遺墨在人臭我如蘭枯

梨鬪錦汗竹流丹不作奚古不述奚今韓子曰事有
曠百世而相感者予亦不知其何心尙饗

告改題斗山鄉賢祀木主

維嘉靖壬寅冬十一月望玉山學宮刊斗山東行裴
稿板成并改題斗山木主於是太鶴山人陳中州雲
川化雨松岡李鏗率門人楊錫方瓊方策王官陳以
誠姜宗望董良材舒沂毛朝佐李應時等告于斗山
王先生之神曰昔靖節生于晉而卒于宋朱子作綱
目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先生生於宋而卒於元中州
等改題木主曰宋教諭玉斗山人王公奕神位夫司
馬氏作通鑑不知此意而靖節心事至朱子始白夫
人舊題木主不知此意故中州等敢以朱子待元亮

太鶴集卷十終
者待於先生則先生心事今日始白矣嗚呼言傳則
行俱孚名正則言益順敬陳脯菜爰此清酒告於先
生然則先生平生所存者何心百世之下知先生者
何人尙享

太鶴集卷十終

太鶴集通志著錄十卷夙聞作者之裔棲霞家藏舊鈔本思一讀之而未果會浙江文獻展覽會搜求鄉先哲遺書嘗詣棲霞求之卒不可得老友孫潛真語余吳觀樂有同治年吳名玉讓三先生傳鈔本觀樂出示凡十卷書眉校注舊鈔之譌奪甚多縣志載太鶴山人集前四卷詩題曰前集詩類後四卷文曰前集文類第九卷詩文並錄第十卷皆文蓋後集二云今據吳氏傳鈔本前四卷詩題曰前集詩類各卷首署男汝訥校錄

汝訥字於言嘉靖年歲貢歷官柳州教授

第五卷以後中多凌雜

蓋未經訂定之稿故亦未署校錄之名爰就原鈔第九卷中摘出詩百四首次爲第五卷銜接前四卷詩而以原各卷文凡百四十二篇分類編次釐爲五

卷自六訖十以符書目十卷之數又原鈔名太鶴集
縣志書曰曰太鶴山人集今從原鈔庚辰秋九月邑
後學劉耀東識於南田山廬之後院

國家圖書館



003052382

